



10964

遺山先生集卷第三十四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誦風較梓

記

王無競題名記

安陽王尚書無競天眷中以文章顯於吳蔡諸公間凡燕遊汴梁宮殿題榜如大安大慶應天承天之等皆其筆也興定中閑閑趙公爲禮部下蔡州取頤魯公道遙樓額入京師予因問公無競大字何如道遙閑閑言字有真行大小之不一鮮能兼之無競他書未必便過前人至有尋丈大字盤之筆勢如作小楷自當爲古今第一殆天機所到非學能也乙巳秋予與梁辨疑李輔之武伯佐游崞山祠因得無競崞山神三字聞之伯佐南中王氏國初以好客名河東朱少章姚遺山先生集卷三十四 陽泉山莊 一

仲純滕秀穎趙光道宇文叔通皆游其門叔通後歷臺閣高氏子姪名行中者不遠數千里走書幣求爲其父濟叔晦叔墓碣銘殆無競以叔通故爲書之邪不然邊鄙荒陋時無貴仕者何以致此哉自明昌已後縣多名進士如劉洗馬子安樂少尹仲容胥莘公和之張大與信之楊大參叔玉王監使正之皆嘗於祠下何獨無一言及無競此書使州里知之爲希代之寶在吾河東祠廟爲第一手邪予恐多故之際神筆寶墨有意外不測之變雖百悔不可及乃託好事者使刻之石以傳不朽八月十有一日新興元某題記

東平賈氏千秋錄後記

東平賈氏自真定三祖始見譜謀始祖曰鎮州都督法曹諒再世爲大理少卿瑾次爲司封員外郎贈尚書杓次爲給事

中史館脩撰中書舍人右丞緯參贈尚書令太師魯國公葬
獲鹿西北三十里之牛山翰林學士陶穀碑銘在焉次爲左
正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贈尚書左丞琰卽給事中之第五
子也次爲殿中丞贈工部侍郎汾汾之昆弟六歲神童十六
擢進士第參知政事致仕黃仲次爲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
管州昌齡弟魏國文元公判都省昌朝卽工部汾之兄而著
作耶贈大師注之子也次爲宣奉大夫知饒州蕃蕃卽太常
昌齡之第三子而朝散大夫常之兄也常行第四左丞諡謙
出此房次爲光祿大夫知鄆州公直知饒州蕃之子范丞相
希文之外孫致仕於鄆因而家焉次爲知滄州君文大觀中
武舉第一人策問選將以仁智勇對其說參二千言次爲顯
謨閣直學士尚書戶部侍郎偉節嘗著勸弟姪脩進書與滄
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四

二

陽泉山莊

州君文皆鄆州公直之子也次爲都水內監使者洵滄州之
長子宋末奏補金朝初出官次爲廕補贈明威將軍棣次爲
山東東路按察司知事昭明昌五年經義進士嗜古學尙友
嚴子陵陶淵明白樂天邵堯夫號四友居士故詩有高風希
四友古學守三玄之句卽今東平河倉提領起之父也自法
曹而下有言行文筆見於記錄者魏國文元公戒子孫文二
首仁宗朝議裁減浮費文元建言將相戚里之家多占六軍
耗縣官衣糧而爲私門奴隸在京不啻數千人浮費可減孰
此爲急朝議是之仁宗朝戚里之家兄弟補邊多不聽許仁
宗以語文元文元對曰母后之家自昔固多蒙恩今陛下重
惜爵賞不冝輕授非惟示天下以公抑亦保全外家之福也
太平興國寺災文元以易春秋進戒因言近歲屢災寺觀天

意蓋有所在可勿繕治以稱陛下畏天威重民力之意上從之康定間劉平爲元昊所得邊吏告以降敵議收其族文元時爲御史建言漢殺李陵母妻陵不能歸而漢有後悔眞宗撫王繼忠家而其後竟賴其力事固未可知今收其族恐貽後日之悔上從其言而止慶厯四年元昊歸石元孫議賜死文元言自古將帥被執而歸多貰其死上從之都水君知邠州州新去湯火殺僂之餘盡爲俘虜故州有戶曹而無籍民君建白都統府願出金帛贖生口由臧獲而良者凡七百三十餘人州有籍民始於此皇統中改陝西轉運使適歲饑民無所於糴君拜章乞振貸未報而民益急君輒開倉救餓者坐專擅奪四官降刺石州旣而改內監督燕都十三門之役郡眾聚居病疫所起君出已俸市醫藥有物故者又爲買棺以葬之某不敏常被省檄登左丞公之門公嘗由諫議大夫出刺寧化不半歲改成州人爲立生祠祠喪亂後故在也大安初知河中有旨宣諭河東南北百姓艱食而絳解尤甚朕以卿朝廷舊臣夙著德望可兼南北路安撫句當仍以便宜許之公至鎮移他州餘粟以活饑民汾晉受兵游騎已及晉安公命老幼婦女乘城悉兵東下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游騎爲之宵遁晉安獻牛酒犒師而還官吏請曰吾州兵力單寡自救不暇公乃往援晉安設吾州有警何以備之公笑曰君未之思耳吾救晉安所以守河中正大初公致政間居鄭下哀宗卽位史官乞因宣宗實錄遂及衛紹王初虎賊弑逆乃立宣宗宣宗之人至衛謂王失道天命絕之虎實無罪且於主上有推戴之功獨張左相信甫言虎賊大逆不道當用宋

文帝誅傅亮謝晦故事章奏不報爾後學朝以大安崇慶爲
諱及是朝議謂公大安中參知政事宜知衛王事乃遣編脩
官一人就訪之公知其旨謂某言我聞海陵被弑大定三十
年禁近能暴海陵蟄惡者得美仕史臣因誣其淫毒驚狼遺
笑無窮自今觀之百可一信耶衛王勤儉重惜名器較其行
事中材不能及者多矣吾知此而已設欲飾吾言以實其罪
吾亦何惜餘年朝論偉之某初及公門三往而後見及見頗
賜顏色問及時事輒一二言之若有當于公之心者公移坐
就之以至接膝留連二十許日某獻詩云黃閣歸來履舄輕
天將五福畀康寧四朝人物推耆舊萬古清風在典刑鄭圃
亦能知有道漢庭久欲訪遺經帝城百里瞻依近長傍弧南
候極星公荅云見說才名自妙年多慙政府舊妨賢物華天
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四 四 陽泉山莊

寶無今古鳳閣鸞臺孰後先鄭圃道尊何敢望漢廷書在子
當傳莫言老眼昏花滿及見風鵬上九天宮又敕諸子賢卿
臺掾翔卿閣門凡某京師用物月爲供給之其曲相獎借如
此某北渡後獲從公從孫河倉提領起游起字顯之少日爲
名進士資稟信厚生長見聞藹然有名門之舊仕東平行臺
歷平陰簿提領堂邑歲課提點河倉惠養疲民歡謠載路某
嘗以三口號紀之云今年堂邑有清官三尺兒童也喜歡縣
帖追來不驚擾丁絲納去得餘殘休言清慎少人知三十年
來更數誰今代取魚須密網東州新有放生池三歲終更舊
有期吏民安習在遷移平陰奪得來堂邑卻是行臺未盡知
壬子冬十月自眞定來東原顯之以此本見示且徵後記某
以賈宗名德相望奕葉公輔宋以來文士極口稱道如蔡內

翰君謨王臨川學易劉先生之哀挽屏山李君之純故人外傳過賈侯故居及上賈明府求易說等二詩具在尙何待不腆之文雖然某以晚進小生辱大賢特達之遇且於顯之有通家之舊使公家名德懿範不白於後世概之門生故吏之義不亦甚闕乎謹述家傳所未載者三數條如右冬至日河東人元某斂衽書

校笠澤叢書後記

右叢書子家舊有二本一本是唐人竹紙番複寫元光間應辭科時買於相國寺販肆中宋人會校定塗抹稠疊殆不可讀此本得於閩內翰子秀家比唐本有春寒賦拾遺詩天隨子傳而無顏義後引其間脫遺有至數十字者二本相訂正乃爲完書向在內鄉信之仲經嘗約子合二本爲一因循至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四

五

陽泉山莊

今蓋八年而後卒業然所費日力纔一旦暮耳嗚呼學之不自力如此哉惜一日之功爲積年之負不獨此一事也此學之所以不至歟校龜蒙詩文如叢書與松陵集子俱曾熟讀龜蒙高士也學旣博瞻而才亦峻潔故其成就卓然爲一家然識者尙恨其多憤激之辭而少敦厚之義若自憐賦江湖散人歌之類不可一二數標置太高分別太甚鏤刻太苦譏罵太過唯其無所遇合至窮悴無聊賴以死故鬱鬱之氣不能自掩推是道也使之有君有民有政有位不面折庭爭埋輪叩馬則奮髯抵几以柱後惠文從事矣何中和之治之望哉宋儒謂唐人工於文章而昧於聞道其大較然非獨一龜蒙也至其自述云少攻歌詩欲與造物者爭柄遇事輒變化不一其體裁始則陵轍波濤穿穴險固囚鎖怪異厥碎陣敵

卒之造平淡而後已者信亦無媿云甲午四月二十有一日
書於聊城寓居之西窗

畫記二

朱繇三官

天官冠服具大人相神思淵默凭几而坐二天女侍雙鳳扶
輦輦有輪月輪在上獨畫桂樹而已左右官抱文書而立武
衛負劔夾侍貌比從官有威武之狀二天女持杖侍雙鳳之
前

地官王者服顏面威重乘白馬隊杖在山林間大怪樹之下
兩力士捉馬銜施絳繖兩團扇障之扇前一衛士輕行一阜
衣使者前導右一武士執鉞左一功曹挾書從官騎虎從後
一介胄跨弓刀一功曹抱案牘拱揖於重厓之下一鬼卒橫
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四 六 陽泉山莊

刀而拜三人皆不見其面獨鬼卒肘間露一目耳一樹魅赤
體倒拔一樹根見而未出也
水官亦王者服面目嚴毅鬚髯長髯又非地官之比乘班龍
在海濤雲氣中一力士以鐵繩挽龍怒目迴視如捉一馬然
龍不能神矣一女童前導一使者恭揖白事鬼卒獰惡殊甚
肉袒髮上指颶大錦旗洎一力士負劔者掖龍而行一掾吏
挾簿書騎犀牛從水府大門出一力士於大樹下昂面視水
官不見其額珊瑚大珠浮行水面旋轉如活犀牛甫出水府
雲氣隨之眞天下之絕藝也

張萱四景宮女

一轉角亭柁欄楹檻渥丹爲飾綠琉璃塼爲地女學士三皆
素錦帕首南向者綠衣紅裳隱几而坐一手柱頰凝然有所

思其一東坐素衣紅裳按筆作字西坐者紅衣素裳袖手凭几昂面諦想如作文而未就者亭後來禽盛開一內人不裹頭倚欄仰看凡裳者皆有雙帶下垂幾與裳等但色別於裳耳亭左湖石右木芍藥一素衣紅裳人翦花一人捧盤承之一人得花緩步回首按錦帕插之髻鬟之後此下一人錦帕首淡黃錦衣紅裙袖手而坐並坐者吹笙左二人彈箏合曲右一人黃帽如重戴而無瀝水不知何物背面吹笙乃知錦帕有二帶繫之髻鬟之後一小鬟前立按拍一女童舞一七八歲白錦衣女戲指於舞童之後吹笙者紅衣素裳箏色笛色板色素衣紅裙已上爲一幅

一湖石芭蕉竹樹紫薇花繁盛花下二女凭檻仰看團花藍紗映生衣紅纈爲裙並立者白花籠紅綃中單三人環冰盤遺山先生集卷三十四七陽山莊
坐一紅衣者願凭檻看花者二白衣相對女侍二一摯祕壺一捧茗器四人臨池觀芙蓉渠鸚鵡一坐砌上一女童欲掬水弄操便面者十一人便面皆以青綠爲之琵琶一笙一簫笛三板一聚之案上二藤机在旁爲一幅

一大桐樹下有井井有銀牀樹下落葉四五一內人冠髻著淡黃半臂金紅衣青花綾裙坐方牀牀加褥而無裙一擣練杵倚牀下一女使植杵立牀前一女使對立擣練練有花今之文綾也畫譜謂萱取金井梧桐秋葉黃之句爲圖名長門怨者殆謂此邪芭蕉葉微變不爲無意樹下一內人花錦冠綠背搭紅繡爲裙坐方牀繪平錦滿箱一女使展紅纈托量之此下秋芙蓉滿叢湖石旁一女童持扇熾炭備熨帛之用二內人坐大方牀一戴花冠正面九分紅繡窄衣藍半臂桃

花裙雙紅帶下巫尤顯然一膝跋牀角以就縫衣之便一桃花錦窄衣綠繡襜裁繡段二女使掙素綺女使及一內人平熨之一女童白錦衣低首熨帛之下以爲戲中二人雙綬帶胸腹間繫之亦有不與裙齊者此上爲一幅

一大堂界畫細整脊獸猙惡與今時特異積雪盈瓦溝山茶盛開高出簷際堂錦亦渥丹而楹栢間有青綠錯雜之堂下湖石一樹立湖石旁其枝柯葢紫薇也堂上坐簾二內人坐中楹花帽髻首衣袖寬博鈎簾而坐如有所待然女使五人二在簾楹間一抱孩子孩子花帽綠錦衣女使抱之褰簾入堂中眞態宛然二捧湯液器一導四內人外階衣著青紅各異三人所戴如今人蠻笠而有瑋瑁斑不知何物爲之一內人擁花帽與前所畫同一女使從後砌下池水凍結枯蒲市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四 入 陽泉山莊

其中東鴨並臥有意外荒寒之趣已上爲一幅人物每幅十四共五十六人

濟南行記

子兒時從先隴城府君官掖縣嘗過濟南然但能憶其大城府而已長大來聞人談此州風物之美遊觀之富每以不得一遊爲恨歲乙未秋七月子來河朔者三年矣始以故人李君輔之之故而得一至焉田次第二十日間所遊歷爲行記一篇傳之好事者初至齊河約杜仲梁俱東並道諸山南與太山接是日以陰晦不克見至濟南輔之與同官權國器置酒歷下亭故基此亭在府宅之後自周齊以來有之旁近有亭曰環波鵠山北渚嵐漪水香水西凝波狎鷗臺與橋同曰百花芙蓉堂曰靜花軒曰名士水西亭之下湖曰大明其源

出於舜泉其大占城府三之一秋荷方盛紅綠如繡令人渺然有吳兒洲渚之想大概承平時濟南樓觀天下莫與爲比喪亂二十年唯有荆榛瓦礫而已正如南都隆德故宮頽圮百年澗谿草樹有荒寒古澹之趣雖高臺畫棟無復其舊而天巧具在不待外飾而後奇也凡北渚亭所見西北孤峯五曰匡山齊河路出其下世傳李白嘗讀書於此曰粟山曰藥山以陽起石得名曰鵲山山之民有云每歲七八月烏鵲羣集其上亦有一山皆曰鵲時此山之所以得名歟曰華不注太白詩云昔歲游歷下登華不注峯茲山何峻秀青翠如芙蓉此眞華峯寫照詩也大明湖由北水門出與濟水合瀾漫無際遙望此山如在水中蓋歷下城絕勝處也華峯之東有臥牛山正東百五十里鄒平之南有長白山范文正公學舍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四

九

陽泉山莊

在焉故又謂之饜堂嶺東十里有南北兩妙山兩山之間有閔子騫墓西南大佛頭嶺下有寺千佛山之西有函山長二十里所山有九十谷太山之北麓也太山去城百里而近特爲函山所礙天晴登北渚則隱隱見之歷山去城四五里許山有碑云其山修廣出材不匱今但蕩然一丘耳西南少斷有蠟山由南山而東則連互千里與海山通矣爆流泉在城之西南泉灤水源也山水匯於渴馬厓泆而不流近城出而爲此泉好事者曾以穀稊驗之信然往時漫流纔沒脛故泉上湧高三尺許令漫流爲草木所壅濙及尋丈故泉出水面纔二三守而已近世有太守改泉名檻泉又立檻泉坊取詩義而言然土人呼爆流如故爆流字又作酌突曾南豐云然金線泉有紋若金線夷猶池面泉今爲靈泉菴道士高生妙

琴事人目爲琴高留子宿者再進士解飛卿好賢樂善款曲
周密從子游者凡十許日說少日會見所謂金線者尙書安
文國寶亦云以竹竿約水使不流尙或見之子與解裴同泉
上者三四日然竟不見也杜康泉今湮沒土人能投其處泉
在舜祠西廡下云杜康會以此泉釀酒有取江中冷水與之
較者中冷每升重二十四銖此泉減中冷一銖以之瀹茗不
減陸羽所第諸水云舜井二有歐公詩大字石刻甘露園紀
歷下泉云夫濟遠矣初出河東王屋曰泆水注秦澤潛行地
中復出共山始曰濟故禹書曰道泆水東之逾溫逾墳城入
於河隄於滎泆於曹濮之間乃出於陶工北會於汶過歷下
灤水之北遂東流且濟之爲瀆與江淮河等大而均尊獨濟
水所行道障於太行限於大河終能獨達於海不然則無以
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四

十

陽泉山莊

謂之瀆矣江淮河行地上水性之常者也濟或泆於地中水
性之變者也子愛其論水之變與常有當於子心者故并錄
之珍珠泉今爲張舍人園亭二十年前吾希顏兄嘗有詩至
泉上則知詩爲工矣凡濟南名泉七十有二爆流爲上金線
次之珍珠又次之若玉環金虎黑虎柳絮皇華無憂洗鉢及
水晶簞非不佳然亦不能與三泉侔矣此游至爆流者六七
宿靈泉菴者三汎大明湖者再遂東入水柵柵之水名繡江
發源長白山下周圍三四十里府參佐張子鈞張飛卿觴子
繡江亭漾舟荷花中十餘里樂府皆京國之舊劇談豪飲抵
暮乃罷留五日而還道出王舍人莊道旁一石刻云隋開皇
丙午十二月鈇珍墓誌珍巴郡武昌人學通三家優游田里
以壽卒誌文鄙陋字以巴爲己蓋周隋以來俗書傳習之弊

其云葬岫山之西者知西南小工爲岫山也以歲計之隋開
皇六年丙午至今甲午碑后出壙中蓋十周天餘一大衍數
也道南有仁宗時侍從龍圖張侍郎挾讀書堂讀書堂三字
東坡所書并范純粹律詩俱有后刻挾字叔文自題仕宦之
後每以王事至某家則必會鄉鄰甥姪盡醉極歡而罷各以
歲月爲識叔文有文譽仕亦達然以榮利之故終身至其家
三而已名宦之役人如此可爲一嘆也至濟南又留二日汎
大明待杜子不至明日行齊河道中小雨後太山峯嶺歷歷
可數兩旁小山間見層出雲煙出沒顧揖不暇恨無佳句爲
摹寫之耳前後所得詩凡十五首并諸公唱疇附於左

東游畧記

丙申三月二十有一日冠氏趙侯將會行臺公於泰安侯以

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四

十一

陽泉山莊

子宿尙遊觀拉之偕行凡三十日往復千里而在鞍馬者八
日故所歷不能從容然亦愈於未嘗至焉者因畧記之以備
遺忘郭巨廟在長清西南四十里所路傍小山之上齊武平
中齊州胡僕射所造后室在焉所刻人物舟車馬象三壁皆
滿衣冠之制絕與今世不同有如沈存中所記幞頭但不展
腳耳西壁外胡僕射刻頌規制如磨厓狀字作隸書文齊梁
體而苦不佳後題云居士慧朗侍從至朗能草隸書世謂朗
公書者是也子意此頌必朗公所書故題字云然又有開元
二十一年題字并長清尉李皋祭文隔馬祠在長清馬山之
南距縣八九十里所大觀三年東平陳彥云廟記云盧城圮
澗中得唐中和二年義昌軍節度押衙國子祭酒兼御史大
夫李公瞻作廟縣中時后刻載齊師爲晉所敗殺馬盧道晉

師不得過謂以是得名字當爲格而今爲隔馬疑與左氏不合又謂里俗相傳景德中契丹寇克鄆山之神陰障戎馬使不得南以是得名以予觀之古今祠廟不能攻其所從來而妄爲立名號者多矣殺馬隘道神何豫焉而祠之至於陰障戎馬則又齊東野人語也記又云知縣事晁端肅禱雨而應將以封爵請於朝今榜云豐施侯廟者豈端肅遂得所請邪靈巖寺亦長清東南百里所寺旁近有山曰雞鳴曰明孔寺後有方山泉曰雙鶴曰錫杖寺先有宋日御書今亾矣絕景亭在方山之下絕類嵩山法王党承旨世傑寺記云寺本希有如來出世道場後魏正光初梵僧法定撥土立之定之來青蛇導前雙虎負經景德中賜今名予校大觀中石橋記云寺是正光初重建然則党承旨亦未嘗偏攷邪梁縣香山寺

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四

七

陽泉山莊

記說寺初建時一胡僧自西域來云此地山川甚似彼方香山今人遂謂梁縣香山真是大悲化現之所予意前所云希有道場者豈亦此類者抑党有所據而言也寺壁石刻甚多有張挾叔文蘇轍子由吳拭顧道詩餘人不能悉記太山舊說高四十三里今云四十五里又有言二十五里者出州北門經水簾馬棚迴馬嶺御帳護駕泉而上遂登天門岳頂四峯曰秦觀曰觀越觀周觀秦觀有封禪壇壇之下有秦李斯唐宋磨厓太史公謂太山雞一鳴日出三丈而予登日觀平明見日出疑是太史公夸辭問之州人云嘗有抱雞宿山上者雞鳴而日始出蓋岱宗高出天半昏曉與平地異故山上平明而四十里之下纔味爽聞耳此語似亦有理故錄之岳祠在城中大定十九年被焚二十一年新廟成又三十年毀

於貞祐之兵今惟客省及誠享殿在耳此殿是貯御香及御署祝版之所城四周有岱岳青帝乾元升元四觀青帝觀有唐大中歲金龍石刻大聖祖無上大道金闕立元天皇大帝之號見於此岱岳觀有漢柏柯葉甚茂東有巖巖亭山水自溪瀾而下就兩厓爲壁如香山石樓上以亭壓之北望天門屹然如立屏而濁流出几席之下真太山絕勝處也州門南道左有宋封祀壇合祀五方帝及九宮貴人壇壇南有碑碑陰載獻官姓名駙馬都尉二人攝司徒司空充黑帝青帝獻官九宮貴神合祀官右諫議大夫种放其餘知名如魏庠輩又三四人近城有真宗御製御書并篆登太山謝天書述年聖功德銘碑石堅整若三山屏風然道右有宋封禪朝覲壇壇亦有頌壇西南四五里所有蒿里山山坡陀地中如大家

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四

三

陽泉山莊

墓石壇在其上宋禪社首碑在山下祠中宋以大中祥符元年十月二十七日封太山碑刻皆王欽若陳堯叟錢惟演楊億撰述然字畫多剝裂不能完讀矣太山上書院元是周村所居宋太山孫先生明復居之州學有魯兩先生祠堂党承旨作記兩先生者明復與徠先生石守道也龍泉寺在平陰東南四十里齊天統中建下寺有石刻劉豫阜昌三年皇子皇弟符政甲乙院亦有碑又阜昌中題名取多佛像古雅皆數百年物上方大佛與龍泉觀音非晚唐人不能造也此行游太山者五日靈巖龍泉皆一宿而去得詩凡十首云

兩山行記

甲辰夏五月八日子以事當至崞縣初約定襄李之和偕往適幕府從事宣德劉惠之平陽李幹臣還軍官山過吾州遂

與同行是日行八十里野宿天涯山前明旦入縣劉李別去
子獨游神清觀舊聞行臺員外廣寧王純甫棄官學道築環
堵而居甚欲見之乃屬其徒潞人和志冲道姓名純甫聞予
來欣然出迎予謂先生方晏坐不肖之來將無妨靜業乎曰
習靜固道人事然亦有不應靜時因相與大笑已而之和至
同郡莊鍊師通玄時住此縣之天慶觀攜酒見過乃聚話於
西齋純甫先隱前高子問前高景趣比雁門鳳凰山爲何如
純甫言前高去此五十里而近君能一游到則當自知之子
竊自念言先東巖君生平愛鳳山然竟不一到故詩有鳳凰
聞說似天壇北去南來馬上看想得松聲滿巖谷秋風無際
海波寒之句子二十許時自燕都試乃與客登南樓亾友蘇
莘老閻德潤張九成王仲容輩說山中道人所居有松風軒
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四

十四

陽泉山莊

層簷高棟半出空際長松滿澗谷如雲幢煙蓋植立闌楯之
下山空夜寂石上間墜露聲使人耿耿不寐曩時聞此固嘗
以不一游爲恨矣北渡又十年每過雁門壽寧武尊師子和
圓果慶上人鍾秀李文必以此山爲言是則夙志爲不可負
而前高之游當次第及之也卽日與純甫之和並山而東出
雁門之南夜宿王仲章道正瑞雲庵庵在鳳山之麓山中來
儀觀仲章主之道士孫守真年八十童叟入道其家爲此觀
黃冠者至渠十五世矣亂後無圖志可攻山之故事多從此
翁得之十一日仲章步送入山由真人谷行夾道雜花盛開
水聲激激自澗壑而下且行且止不知登頓之爲勞也半山
一峯爲釣魚臺其上爲十八盤爲青龍嶺爲風門由風門而
下繞佩劍峯之右爲來儀觀觀在山腹峯回路轉臺殿突起

雲林悄然別有天地信靈境之絕異也觀有天寶四載石記
是道學士董思珍所造思珍殆學究之粗能秉筆者耳文鄙
而義隱讀之或不能句故雖鄉人少有知來儀之始末者予
爲之反復數過始見匡畧蓋後魏太武嘗都於此師事寇謙
之授祕籙自崧高迎謙之來居此山時有鳳皇見太武爲立
觀且以鳳皇名之觀歷用隋至唐而廢真人谷本以謙之爲
言而訛爲質兒鳳游池以鳳皇來游爲言亦轉而爲伏牛開
元初北岳先生諫議胡山隱案圖誌求故實嘗爲辨之天寶
元載救天下立元廟有頽毀者在所長官量事脩建又古今
得道昇仙之地代遠跡存者皆虔加禮醮此山應焉北京居
士高談幽辟穀練師高敬臣乃共補葺之碑文刻云天寶五
載改鳳皇山爲嘉瑞山八載置天長觀蓋唐以立元爲祖天
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四

五

陽泉山莊

長者以胥祚而言之也觀度道士七人高悟眞董參立馮通
立朱自然孫冷然餘二人石闕供養童子尉遲如玉朱自然
姓字下別刻云自然以天寶十三年七月十五日昇天其日

未時至京陳謝唐天子天子異焉敕中使覆勘如玉以後一

日亦上昇孫守眞言朱仙翁上昇事觀會有敕書碑唐以後
荐經喪亂焚毀畧盡獨董記僅存耳來儀觀額政和七年九

月兵馬鈴轄知代州王機建權發遣河東沿邊按撫司公事
王誨書觀之東有養虎峯飲虎及五斗二泉南有天柱峯峯

之南有神山與五臺境接西南有玉案峯西北有鍊丹峯洗

藥池次有玉女峯峯南有會仙峯傍有五澗樹北有王母池

佩劍峯有白虎池谷中有水簾朱砂白雲三洞青龍嶺旁有

桃花洞觀北少西洗澗池葢與參同又名青龍池門之下有鳳游

池中殿曰太霄太霄前石壇上有大松名昇仙樹門右有松
高與壇樹等名望仙佩劍之下有燒藥鑪疊石故在白虎池
之下有鳳栖樹立石爲識凡洗滌望仙昇仙藥竈悉朱自然
遺跡也自餘葛洪鍊丹鑪孫真人養虎峯四子峯有莊列亢
倉文子祠土人便謂向上諸人皆嘗隱於此殆齊東語也予
恐識者或并其可信者而疑之故不錄守真又言神仙劉海
蟾以天聖九年游歷名山所至並有留跡代州壽寧石詩十
韻云醉走白驢來倒提銅尾秉引箇碧眼奴擔著獨壺瘦自
言秦世事家住葛洪井不讀黃庭經豈燒龍虎鼎獨立都市
中不受俗人請欲攜霹靂琴去上芙蓉頂吳牛買十角溪田
耕半頃種秫釀白醪便是仙家景醉臥古松陰間立白雲嶺
要去卽便去直入秋霞影仍自寫真其旁掇襟書龜鶴齊壽

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四

六

陽泉山莊

四字題云廣寧間民劉操書此詩宋白皞子西曾次韻子西
於詩號爲專門極力追之曾不能彷彿仙材凡筆固自不同
世俗所傳劉翁入道詩所謂子因太歲生燕地十六早登科
甲第者吾知翁碧眼奴亦當羞道之矣今全真家推翁爲祖
翁之姓名鄉里且不能知況其道乎是又可爲一嘆也來儀
亦自寫真飛白清安福壽四字所畫五星惟土宿獨存已上
皆在太霄殿外壁土宿閉目倚一幡坐下一牛四字清安在
東福壽在西說者以爲心清而安則福壽從之翁此書不爲
無意也寫真在西南一幅中黃衣右肩挑酒瓢左肩挑布囊
破處縱補之氣韻古瞻望之知爲有道者年歲旣久將就湮
滅惜無名手爲臨摹之耳守真住山五十年不省有爲猛獸
毒螫所傷害者山中靈異甚多佩劍峯劍聲錚然陰晦中時

有光怪照山谷皆明靜夜或聞音樂雜作琴筑箏笛歷歷可辨仙犬時吠今年上元邨落來燒鐙者及聞之之和持莊鍊師所餉酒來約月中飲之是夜雷雨大作遂不果山氣蒸鬱可喜可愕雨從林際來謾謾有聲雲烟草樹濃澹覆蓋不兩時頃而極陰晴晦明之變夜參半星月清潤中庭散步森然魄動惜情景之不可久留也之和賦詩子亦漫作樂府一首欲爲純甫醉後歌之明日期城中諸公不至留題殿壁而去下山宿孫張道院又明日爲前高之游

毛氏宗支序記

毛氏上世出於汝州遷耀州之三原三原迄今有毛氏邨其後又遷徐州房從中有留之大名者今大名機察房是已本房旣來彭城遂爲彭城人祖諱珍自宋日雄於財有十萬毛遺山先生集卷三十四

七

陽泉山莊

氏之號生一子諱允金朝初允以戶計推擇爲吏一郡以吏能稱之生子曰矩曰矰矩字仲方承安元年由州掾屬保隨朝吏員試秋場中甲首二年補吏部覃科令史轉貼黃科房長太和二年考滿授忠勇校尉博州防禦判官四年改永豐庫使六年轉遼陽縣丞吏民畏愛有廉能之譽大安二年用宰相薦特授桓州軍事判官三年北兵攻桓州刺史以力不支議降公不從城陷自縊於軍資庫壽五十八崇慶元年以殲身王事贈宣武將軍同知桓州軍州事誥敕有篤堅忠節之語先娶靳氏生子一人曰端卿女一人嫁關中爨君玉名宦甚顯再娶鄭氏同歿於桓州矰不仕生二子曰傑曰翼兵亂不知所終端卿字飛卿少日有志節宣武欲蔭以官不就去學進士自父祖以廉介自持家甚貧年二十餘負書來濟

南從名士劉蟠於章工備歷艱苦蟠知其有成傾意教之初
試東平中經義解魁再試益都第五遂登泰和三年進士第
調崞縣簿摧折豪右姦民斂手官委排比戶計貧富適當甚
有遺愛貞祐三年入爲尙書省令史雒陽多流亾當官者不
善撫治君以風力選注河南府錄事判官果以政跡聞召爲
戶部尙當官復用薦書授同提舉南京路權貨兼戶部員外
郎馳驛襄葉值監察御史以私忿被誣時宣宗用法急凡臺
察被推例皆誣伏下降外路七品借鄭州司候再調孟津縣
丞竟以冤憤感疾終於官下壽六十官至少中大夫娶同郡
秦氏生一子曰思遙再娶遼陽高氏西京路轉運使曼卿之
女生女三人思遙以蔭再仕酒官娶孟氏生二子一女曰從
日復女尙幼維毛氏祖考積系如此躬不受祀後當有興者
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四

文

陽山莊

子孫其永念之

尙藥吳辨夫壽冢記

丁巳秋七月予將西歸尙藥吳辨夫有請曰思問不佞侍先
生湯液有年矣日者不自揆度輒豫作冢墓以寄終焉之志
而州里不經見頗有言敢質之先生以祛二三之惑余謂辨
夫言古有之裸葬何必惡人當解其表死生之際非我所敢
知亦自毋庸知試以常理爲之說夫形器之域古今同盡至
於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三者於人道爲極致無以
加矣然亦有能出形器之外壯而不老老而不死者乎生死
之在人萬世更指送猶夜之必旦寒之必暑雖甚愚無知亦
知其必至世乃有烹金鍊石合駐景之劑銜刀被髮爲厭勝
之術戀嫪殘喘僥倖萬一甚者至聞凶禍滅亾之語必向之

而唾可不大哀耶唐高士司空表聖自作冢棺時或引客坐
壙中飲酒賦詩裴回終日客或難之表聖笑曰君何不廣死
生一致吾寧暫游此中哉此語載之史冊作範來裔其視漢
魯相孔耽之神祠趙岐之墓石晉陶徵士之自祭唐王無功
杜牧之之墓銘宋米元章坐棺木黃堂上表聖之言尤爲殷
重吾意子顯業方伎頻值喪亂閱世變也熟超然遠覽閭與
古合悠悠者何足恤哉辨夫再拜曰願終教之乃爲作壽冢
記吳氏世爲東平人祖璋字文寶金朝初用良家子推擇爲
吏仕爲郡功曹以廉平見稱考子昭字進叔讀書知義理資
稟靜默容服脩潔閭里或旬月不見其面與黨承旨世傑同
研席試本道常取解魁今賈文顯之及見之道其性行如此
辨夫童卯失怙恃年十七尙醫王繼先以子妻之憫其悽獨
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四

七

陽泉山莊

并小弱弟思義養於家而教之貞祐初南渡河以婦翁醫術
精博之故被令旨收充侍藥局藥童東宮卽大位用隨龍恩
澤掌藥太醫院尋被旨充皇太后醫正局掌藥索官懷遠大
將軍汴梁下北歸復以婦翁舊業行總府署醫工都管句婦
翁無子年八十以壽終辨夫篤於卵翼之報喪祭旌紀皆無
悔焉中年後欲置家事不問乃爲其弟姪殖產畢兒女婿娶
取後營此冢以某年月成而余以某年月日記辨夫時年六
十八云

樊侯壽冢記

知郡定襄樊侯天勝以武功積官服民政者垂二十年思所
以昭積厚於祖考修寵榮於鄉國今年冬十月脩治先塋列
松檟樹碑表以吉日壬辰合祭三世牲幣來助者傾動州里

諸侯之禮備而孝子之情盡且欲作壽冢以爲他日寧神之地謀於葬家師鄉之父兄皆以爲往在丙戌之春吾侯方從征淮海常山軍取太原及吾州行省大帥怒其二三聚境中之民而守之將盡戮而後已吾侯奉郡王命至自益都以吾民被脅之故不當矣有屠滅者愬於帥辭旨哀切有足感動且自與山軍鬪轉戰逐北不旬日而東山平帥知侯之忠卽日并所守者縱遣之又三年常山復取平定孟五臺阜平軍東山先鋒大帥已廢州民三十餘聚落且命侯入滹沱原侯設方畧鬪山軍擣其巢穴殺獲甚眾主帥知侯無他則引兵去州之民拜被更生之賜皆從吾侯得之侯之福祿如川之方增何遽以身後爲計乎又謀於州之士僕僭爲侯言生而養死而葬中國之大政而聖人之中道自佛老家之說勝誕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四

三

陽泉山莊

者遂以形骸爲外物天地爲棺槨日月爲含槨甚者至有狐狸亦可螻蟻亦可之說雖畚鍤後隨以曠達自名者猶見笑於大方之家雖然彼自有方內外之辨矣吾處方之內聖人之中道舍而不由尙何從乎漢以來太宗指走霸陵道武帝治茂陵五十年至尊且不以陵寢爲諱況其下者乎漢相孔耽高士趙岐吳人范曄皆作壽冢唐司空表聖豫作冢墓圖先賢其中時往醉飲人有難之者表聖曰吾寧暫游此中邪米元章知淮陽自尅死期作棺櫬置黃堂上飲食坐臥對之彼皆名世大賢顧豈爲驚世詭俗之行以取厓異邪吾侯雖未之學而識趣自遠悟代謝之必至要歸藏之有所終焉之志有不期合而合者雖不謀於人可也侯喜而飲予酒拜拜謝曰有是哉請刻子之文於石以曉來者於是乎書

遺山先生集卷第三十四

卷三十四

三

陽泉山莊

遺山先生集卷第三十五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廉友校梓

記

威德院功德記

并州唐以來圖經所載佛塔廟處眎他郡爲尤多宣政之季廢於兵者凡十之七會不百年瓦礫之場金碧相望初若未嘗毀者浮屠氏之力爲可見矣威德院在晉陽白馬川之清寧社治平二年賜名國朝皇統初里耆老殷元命梵嚴寺僧善信及其徒真果主之寺之廢久矣柱礎之外無復餘物真稍葺堂屋以居大定中真之徒明玘嗣院事頗以寺基迫隘爲嫌行視寺後平厓其上可剗治乃乞地於韓順家而得之凡役工五千有奇而寺加廣實倡於韓厚而僧因爲之勤也

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五

一

陽泉山莊

玘初刻華嚴經本數年迨是而成因大作水陸以新經千部施且燒二指爲供誠意堅苦爲人感動韓厚者與其屬更爲起東西堂繪像備焉寺外直汾流爲木石橋以便往來然後寺事成玘爲予言如此且強予記之玘今老矣予嘗見其持律嚴入理深護念所業如捍頭目蓋人有不可及者每竊嘆焉浮屠氏之入中國千百年其間纔廢而旋興稍微而更熾者豈無由而然天下凡幾寺寺凡幾僧以鄉觀鄉未必皆超然可以爲人天師也唯其死生一節強不可奪小大一志牢不可破故無幽而不窮無高而不登無堅而不攻雖時有齟齬要其終則莫不沛然如湍流之破隄防一放而莫之禦也道則異術也教則異習也梯空接虛入神出天與吾姬孔氏至列爲三家儒衣冠之子孫有奔走而從之者況乎誘庸俗

而役之以爲區區之塔廟豈不聾咳頓呻之頃而得之噫使吾聖人之門有若信若果若因若玆者且且如是世世又如是不能推明大道卓如日月之明至於一畝之宮亦何遽有鞠爲園蔬之嘆乎吾於是乎有感

竹林禪院記

竹林寺在永寧之白馬原其初爲佛屋居人以修香火之供旣廢矣鄉豪麻昌及其族弟岳稍完葺之以龍門僧廣居焉廣解梁人自言白雲泉之徒居而安之卽以興造自任興定中請於縣官得今名乃爲殿爲堂爲門爲齋廚爲庫廡凡三年而寺事備南原當大川之陰壤地衍沃分流交貫嘉木高蔭良穀美稷號稱河南韋杜而寺居其上游東望女几地位尊大居然有岳鎮之舊假廢劫立莫可梯接仙人諸峯顏行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五

二

陽泉山莊

而前如進而侍如退而聽如敬而慕如畏而服重岡複嶺絡脈下屬至白馬則千仞突起朗出天外儼然一敵國之不可犯金門烏啄奔走來會小山纍纍如祖龍之石隨鞭而東雲煙杳靄濃淡覆露朝窗夕扉萬景岔入廣一攬而洛西之勝盡蓋嘗嘆焉佛法之入中國至梁而後大至唐而後固寺無定區僧無限員四方萬里根結盤互地窮天下之選寺當民居之半而其傳特未空也予行天下多矣自承平時通都大州若民居若官寺初未有闕麗偉絕之觀至於公官侯第世俗所謂動心而駭目者校之傳記所傳會不能前世十分之一南渡以來尤以營建爲重百司之治或僑寓於編戶細民之間佛之徒則不然以爲佛功德海大矣非盡大地爲塔廟則不足以報稱故誕幻之所駭堅苦之所動冥報之所誓後

福之所徼意有所嚮羣起而赴之富者以費工者以巧壯者以力咄嗟顧盼花草萊爲金碧撞鐘擊鼓列坐而食見於百家之聚者乃如此其說曰以力言者佛爲大國次之吁可諒哉正大庚辰子間居空空廣因進士康國仲寧以記請仲寧爲子言廣業而專心通且喜從吾屬游其進也有足與之者因爲記其事并著予之所感四月望日前內鄉縣令元某記

少林藥局記

少林英禪師爲余言昔青州辨公初開堂仰山自山下十五里負米以給大眾其後得知醫者新公度爲僧俾主藥局仍不許出子錢致贏餘恐以利心而妨道業新歿繼以其子能二十年間齋廚仰給而病者亦安之故百年以來諸禪刹之有藥局自青州始興定末東林隆佳少林植施有以白金爲

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五

三

陽泉山莊

百年齋者自寇彥溫而下百家圖爲悠久計乃復用青州故事取世所必用療疾之功博者百餘方以爲藥使病者自擇焉僧德僧浹靖淡而周密又廉於財眾請主之故少林之有藥局自東林隆始局事之備迨子三年矣子幸以文記之子以爲醫難事也自岐黃盧扁之書而下其說彙數千萬言皆典雅淵奧本於大道之說究乎死生之際儒者不暇讀庸人不解讀世之學者非不藝專而業恆至終其身有不免爲粗工者其可爲難矣佛之徒方以禪定爲習於世間法皆以爲害道而不敢爲問有言醫者特儒者之談禪爾有能了知味因斷除病本如子之書所爲大醫王者乎謂之專則不可也勞則辭久則厭不合則離泛然而來悠然而往其視粥魚齋鼓如傳舍中物而不留顧其有老歲月於參朮間乎謂之恆

則亦不可也不恆不專取未必甚解而付之司命之事病者何賴焉故廉者取之付一而有餘治藥不得不良十愈一人千愈百人蓋猶有所望也貪者爲之乾沒而不定治藥不必皆良蛇牀而當藤蕪齋茆而亂人參昌陽而進豨苓飛廉而用馬薊佐使之異用畏惡之相攻其禍可勝言哉古語有之良醫之不能以無藥愈疾猶良將之不能以無兵而制敵也兵有形有形則易見善用之者能以殺人者生人藥之性難窮難窮則不善用之者反以生人者殺人可不懼哉今子則不然若德若浹之實與廉皆選之十百輩有不可得者子固得所使矣時節州土無不適其當炮炙生熟無不極其性德與浹固亦盡其伎矣雖然吾恐他日有不善其後者出人將曰藥局之壞自某人始未必不以予爲知言也故備述之使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五

四

陽泉山莊

來者監觀焉

壽聖禪寺功德記

萬壽長老僧洪倪暨子皆河東人今年夏子來燕城知師主壽聖也將往過之師遣侍者致參承云三四年以來常欲走書幣太原有請於吾子幸今至矣稅駕於我可乎子欣然從之他日問所求師曰無他惟句文以記寺事耳請具道所以然蓋此寺卽崇孝道場之佛位崇孝在大定明昌間堂宇百楹食指以千計義學諸師迭主講席神州天府非無聞剎擬量人境或自視缺然自遭離兵變城邑廢毀仙佛所廬僅有存者崇孝佛位埽地而盡獨曹王所建舍利塔巋然而已荆棘瓦礫蛇鼯來舍如是十數年無留盼者有大檀越劉師彰之夫人鄭氏篤於奉佛憫福地之久廢也願爲興起之且其

伯男子有慶孩幼喪明誓徒佛陀以爲歸宿乃捐奩中物直
百千金者合報心寺提點僧潤共爲營度潤資性堅忍有立
事之望初起大殿築室其旁以爲釋子棲息之地此寺之初
基也歲丙午禪律諸人猥以第一代見請倪不敏灑掃於此
者十寒暑矣今廊廡齋廚下迨庫廩粗有處所而其大較出
於鄭之喜捨潤之力贊者爲多初慶事廖休大士聰聰爲授
記有根塵有礙僧寶可依挽回佛日暗室生輝之語以倪觀
之豈廖休以鄭哀其子之廢不暇他及願力雖堅法施未博
故就其聲聞狹劣而言之耶所以者何我以大堅固力起妙
莊嚴聚化朽壤而金碧奮蟄戶而鸞飛煥若神明頓還舊觀
於我法中塏廟所在卽爲有佛望之而塵勞戚卽之而智慧
生耳目見聞方有是理夫劫濁諸生積爲黑闇叢林之所障
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五 五 陽泉山莊

蔽如今以百千日熾盛光而照臨之顧豈以一室生白而爲
究竟哉況乎天雲借潤展庭三請昔而崇孝今別爲壽聖矣
鳳諾錫之美稱龍光廓其徧照上資神壇之護中寓華封之
祝金輪四照與天無極豈惟佛子之所贊嘆乃至齋鼓粥魚
亦皆以一音演說固可以著金石垂永久時節因緣繫吾子
是待幸有以葬就之子捧手曰有是哉興建本末當如師所
請若佛法則師當爲子說而予不當爲師說異時有大居士
文章翰墨如竹筓党公者出必能以華嚴偈重宣此義云師
道行清實臨事詳雅初受具王山參枝足清和尚聞萬松道
價裹糧千里以巾侍自誓松一見卽以座元處之承事十五
年備極勞苦他人無與比者出世住萬壽荒廢已久無幾何
爲之一新之戒大會雖出於國力所以成勝緣者師有力焉

年月日元某記

興福禪院功德記

興福禪院在登封醴泉鄉之西保其初檀越郇智進買地於蔣整家築佛屋其上請少室清涼僧淨文居之正大中以恩例得今名自是土木有加焉予居崧前往來清涼如吾家別業自第一代琇公而下若草堂德山主通西溪相與相之徒顯靖雋諸人皆有道行可紀故嘗稱述之子赴召京師通與顯偕智進來謁文以記此寺經度之始予諾之然以趨裝未暇也是後得官東南迄開興之兵不三四年諸師皆已下世至於興福之事則未嘗不往來於心也丁酉之秋見淨文於山陽蓋自河南歷大名東平訪予而及之謂予言喪亂後兩寺幸存千里之來尙欲成諸師之志以無忘郇氏耳子欣焉遺山先生集卷三十五

六

陽泉山莊

爲記之且告之曰清涼在兩山間初無所知名特以名德所在故齋鼓粥魚之聲殷然山谷間至今爲崧前名刹境用人勝真不虛語今興福與子俱脫兵劫予文雖不足傳乃得之十五年之後而三千里之遠以子之書言之似不偶然者子勉之又安知他日子之所成就不及向上諸人而興福之壯且麗不爲清涼之殷然乎子勉之九月晦日河東元某託

龍門川大清安禪寺碑

皇帝新卽大位大行臺龍門公首膺分陝之命思所以侈光寵廣睿澤以祈天永命者乃詣闕拜章請以鄒郡武川之清安寺爲僧眾祝嚴之所事間制書賜可且命調復以優之先是公之姊瑁宣差提領郭侯秀從軍而南得釋氏繪像餘二十幅於宛工相好備具有顧陸之妙郭侯晨夕香火奉於家

庭公亦嘗瞻禮焉。願謂郭言國恩天大物無以稱，惟有歸命佛乘，仰求慈蔭，異時當特建精舍承事。此像以致臣子區區之情，亦以伸昊天罔極之報。歲丙申秋，偕大覺長老僧志奧、歷武川之安都郭侯時，在行中申理。前說安都實公別墅旁近二三里，所有寺曰正覺禪院，已久無從補葺。且岡阜散走，將非安集之地。西北數百學武三松在焉，陽崦回合，面勢平遠，泉流交貫，林木蔽映，層巒複嶺，奔走來赴，萬象森然，與意匠俱會。一顧盼之頃，而天趣頓新，公欣然樂之，營建之意遂定。以郭侯之發其端也，就命董其役，基構所擬，跬步之地，率從厚直得之。中命漆水公具疏請大覺住持，共爲經度。乃以丁酉秋，庀徒歲事，土木皆作。公首捐萬金，以供凡百之費。起佛祖大殿，卽松爲寺庭。法堂、丈室、丹碧相望。乃至安禪有寮，會食有筵，齋廚庫廩以次而具。蓋規撫仰山而差減殺焉。漆水公慕說勝緣，復以爲題榜。龍跳虎臥，雲煙動色。後五年，大覺退席，復以禪師德善繼之。提點相秀日有什一之助，鄉縣借力竭蹶從事。故眾務益辦，道場峻潔，四眾安穩，粥魚齋鼓，殷殷然川谷間清安。遂爲燕北名刹，恩綸褒異，實權輿於此。竊唯達人大觀通天地人爲一體，人於天地間，又同之同者也。元首股肱，古有成說。若民吾同胞，則至道學家乃發之。是故君有輔相，裁成之道；臣有幹蠱，用譽之責；而民亦有職焉。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譬之羣飲，一人向隅而泣，滿堂爲之不樂。此特爲名教言。至於瞿曇氏之說，又有甚焉者。一人之身以三世之身爲身，一心所念以萬生所念爲

念至於沙河法界雖仇敵怨惡品彙殊絕悉以大悲智而饒
益之道量宏闊願力堅固力雖不足而心則百之有爲煩惱
賊所燒者我願爲法城塹有爲險惡道所梗者我願爲究竟
伴有爲長夜暗而闕者我願爲光明炬有爲生死海所溺者
我願爲大法船若大導師大醫王微利可施無念不在在世
諦中容有同異其惻隱之實亦不可誣也惟公歷事三朝再
秉鈞軸本諸仁以內養發於誠而外見吾儒之兼善內教之
利它皆得之性分自然廓而充之有不期合而合者參事業
之旣效極材量之所至必有浚畧遠圖尊主庇民躋之仁壽
之域又何直莊嚴佛土一端而已哉行臺參佐諸公以寺記
見屬故樂爲之書若夫有開必先千載而一臣能歸美以報
其上君能下下以志其志炳耀乎典冊揄揚乎雅頌當有鴻
儒碩生秉筆以埃豈草茅賤士所得而議之故今所述直以
謹歲月云耳

忻州天慶觀重建功德記

吾州跨西岡而城而岡占城之半是爲九龍之原檀弓志晉
大夫之葬直謂之九原水經說滹沱經九原城北流此其地
也岡勢突起下瞰井邑民居官府率無以稱故作州者以廟
學道院佛寺鎮之道院舊傳爲唐七聖觀蓋天寶八年玄宗
親謁大清宮上聖祖立元皇帝尊號爲聖祖大道立元皇帝
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皆加大聖皇帝之號州郡立
紫微宮畫立元像事之五帝則列侍左右杜工部冬日洛城
北謁立元廟詩有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五聖聯龍袞千
官列雁行之句爲可攷也七聖云者必增入玄宗肅宗父子

乃得爲七是則此觀其起於代宗朝乎立元大殿規制宏敞而古意猶在知其爲數百年物至以魯靈光比之立元像則搏土刻木所成巍然尊大極天人之相者舊謂出於神人之手宜不妄也按立宗起紫微宮天下所同而此州不得獨有七聖觀果嘗以七聖爲額是斥名矣是以七聖爲斷矣有國者率用萬世自期尙冒以七爲斷乎意其本名紫微流俗以七聖尊像所在輒改名之耳舊門題曰紫微爲可見矣其後觀有白鶴之異復改白鶴觀圖經無所見惟戶晉天福二年木土慕容增葺之書於版記者如此大中祥符二年詔郡國立天慶觀故白鶴又改焉天水氏以軒轅爲祖起祠殿於立元之左徹太倉而立之號曰明慶堂宇亭榭齋廚廊廡過唐舊之半見於都官員外郎知州事聿宗閔明慶殿記及著作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五

九

陽泉山莊

耶知平遙縣事權通判杜岐公衍列仙亭題詠者如此宣和末金兵入郡境並東城而南觀以不廢承平之久道化大行土木之役歲月不絕迨貞祐之亂遂埽地矣宣撫使劉公易起殿於明慶之故基而州將樊侯天勝力復立元之舊此興復之大凡也歲庚戌春二月予還自鎮州管內道士王守冲謂予言兵荒之後吾所居無尺木寸篲之餘先師撥土立之計所成不能前世百分之一而吾師弟子之心力盡矣先師留語以觀記屬吾子幸吾子不讓予私竊慨嘆子年運而往矣其所經見亦已多矣曩予嬰年先大夫挈之四方十八乃一歸始聞鄉里談天慶異事每歲二月望道家以爲真元節云是立元誕彌之日及其期有鶴降此殿多至十數少不云三二州人習以爲常皆先期延望刺史約先見者有朋樽之

賜鶴旣至翔舞階庭了不驚異黃冠千里來會者項背相望
如是三日乃罷從是子兩見之特亂後鶴乃不至耳此觀旣
經龔朝崇飾他道院莫與爲比位置爽塏曠若人表高齋坐
嘯可以盡山川之勝古木蔽映窗戶幽邃屏障几席翦焉無
埃塵岐公白子西之詩高司戶子文之筆札孫內翰國鎮之
文往往在人口傳知雄水壁極風濤起伏之變有蜀兩孫之
風張永淳天蓬四聖毛髮生動威重可怖號爲河東名筆皆
游人過客之願見者食指旣眾以高業見稱者行輩相及而
王姓爲多宋中葉有王尊師洞謙王道判洞真百年以來老
師王治淳度王大用大用度王志常志常度守冲老師年八
十衣冠狀貌無蔬食誦經山林枯悴之態每杖屨出游路人
爲之斂容加敬大用器量不凡所與游皆州里名勝志常出
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五

十

陽泉山莊

農家十六七許時牧牛田間遇異人挈之而行一日至天壇
之陽臺宮後八年來歸父母驚喜疑其死而復活遂度爲道
士氣質混厚眞受道之器年近九十以去冬留頌而逝皆予
所接見者也因爲守冲言子之居人境俱勝異事又多垂示
永久宜無不可今紫微劉君歷六百甲子道行淳篤神觀開
朗子方質以所聞譔新興方志子之師不以屬筆且當志之
況於平生之言乃爲記其事且爲長語以招鶴命篇使并刻
之以爲眞元故事其辭曰

胎仙之來兮駭者誰金支翠蕤光陸離來幾時兮倏上馳沙
翻翻兮煙景微藐姑射兮玉雪肌物不疵癘兮年不饑幡然
棄我兮我嘯依去家千年兮丁令威去何速兮來何遲子鄉
里兮今是非玄元之祠兮松十圍蒿蓬金碧兮更換移南枝

越鳥兮安故棲子獨無情兮淡忘歸趣雲裝兮莫子違明年
眞元兮與子期

太古觀記

全眞師郝君初自寧海來趙州坐州南石梁下六年姪婿郭
長倩爲眞定少尹過州問知師處率家人致謝師瞑目不爲
荅長倩夫婦流涕而去州人始知敬之請師住眞定之太古
觀不之許及長倩赴召乃往居之師燕坐旣久心光內映大
易之學恍惚有神授之其教督嚴揮斥公人以爲玄門之臨
濟間一二言休咎如期而驗道價重聞達京師衛紹王崇慶
初賜號廣寧全道太古眞人自是四方皆以郝太古目之師
東歸不五六年而觀廢於貞祐之兵歲丁酉師之高弟范鍊
師自東原來裴回遺址有復修之意而未暇也幕府參佐趙
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五

七

陽泉山莊

侯國寶之夫人冀氏出奩中物直百金起中殿堂廡齋廚下
及用器無所不備堂眾歲費亦時給之癸卯冬子自燕都南
歸鍊師館子於慶源道院爲子言冀氏歿矣致力於吾門者
宜不可忘子幸以文記之往子小功兄寂然亦爲全眞道子
嘗問子之道柰何寂然舉女几野人辛愿敬之之言曰全眞
家其謙遜似儒其堅苦似墨其修習似禪其塊然無營又似
夫爲渾沌氏之術者子北渡後從鍊師游旣久蓋以敬之之
言爲然是家自皇統以來起于正劉譚馬諸師而郝君子諸
師爲方外眷屬今太古集所載言詞往往深入理窟其以古
道自任有不可誣者世人知君之道蓋寡冀特女士乃能知
之至捐所甚愛爲起庭宇治場圃若營其居室然者豈以名
取之乎冀氏龍山大族名士京甫之伯姨鍊師說其誠實知

義理中歲授道書卽有所得其尊師重道蓋有所本云

紫微觀記

東平左副元帥趙侯之太夫人旣老矣卽棄家爲全眞師師
鄆人普惠大師張志剛居冠氏之洞清庵庵之制初亦甚陋
乞名於上尊師改號紫微觀趙侯爲之起殿閣立堂宇至於
齋廚庫廩所以奉其親於家者無不備歲乙巳九月落成請
子記其事子爲之說云古之隱君子學道之士爲多居山林
木食澗飲槁項黃馘自放於方之外若涪翁河上丈人之流
後世或附之黃老家數以爲列仙陶隱居寇謙之以來此風
故在也杜光庭在蜀以周靈王太子晉爲王建鼻祖乃踵開
元故事追崇王晨君以配混元上德之號置階品立範儀號
稱神仙官府虛荒誕幻莫可致詰二三百年之間至宣政之

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五

三

陽泉山莊

季而其敝極黃冠之流官給命書以散卽與大夫之目循歷
資級無別省寺几冥報之所警後福之所開則視桑門所前
有者而例舉之始欲爲高而終爲高所卑始欲爲怪而卒爲
怪所溺其徒有高舉遠引者亦厭而去之故自放於方之外
者猶一二見焉貞元正隆以來又有全眞家之教咸陽人王
中孚倡之譚馬工劉諸人和之本於淵靜之說而無黃冠禪
禱之妄參以禪定之習而無頭陀縛律之苦畊田鑿井從身
以自養推有餘以及之人視世間擾擾者差若省便然故墮
羸之人翕然從之南際淮北至朔漠西向秦東向海山林城
市廬舍相望什百爲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上之人亦嘗懼
其有張角斗米之變著令以止絕之當時將相大臣有爲主
張者故已絕而復存稍微而更熾五七十年以來蓋不可復

動矣貞祐喪亂之後蕩然無紀綱文章蚩蚩之民靡所趣向爲之教者獨是家而已今河朔之人什二爲所陷沒無淵靜之習無禪定之業所謂舉桑門以自例者則兼有之望宣政之季厭而去之之事且不可見況附於黃老家數以爲列仙者其可得乎嗚呼先哲王之道中邦之正埽地之日久矣是家何爲者乃人敬而家事之殆攻劫爭奪之際天以神道設教以弭勇鬪嗜殺者之心耶抑三綱五常將遂湮滅顛倒錯亂人與物胥而爲一也不然則盛衰消長有數存焉於其間亦難於爲言也已侯名天錫字受之崇儒重道出於天性雖在軍旅而文史未嘗去手嘗與奉天楊煥然讀徠石君唐鑑至論釋老家慨然以爲知言決非漫爲風俗所移者是觀之作特以養志云年月日河東人元某記

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五

三

陽泉山莊

朝元觀記

歲丁未春二月梁鍊師辨疑過新興踵門爲予言初國兵以庚辰冬攻戚絳陽及解梁屬邑思問僑寓雲朔間當是時崞山軍節度閻侯德剛經畫畧定境內休息頗與方外士周旋所居衛邨里白水出焉侯愛其景氣古澹有終焉之志因以清溪自號幅巾便服香火晨夕有薦思問於侯若謂有所取焉者侯卽走書幣猥以賓禮見招握手而驩如平生爲之闢旁近西園規作廬舍以爲談經講道之所顧謂所親云他日道院成與吾松檟相直遠不能一里所汲而有知得神游於此致足樂也然未幾侯下世纔畢垣墉而已今師歸自朔庭悼先志未究而尙冥福之可徵也庀徒歲事土木皆作蓋經始於庚寅之七月而斷手於明年之六月像設有殿禳禱有

壇講授有堂賓御有次下迨門廡庫廡截然一新又參佐部
曲諸人請爲侯立祠以致甘棠之思眾議思問先住安邑之
朝元乃以此觀仍朝元之舊文石旣具幸吾子以先友溪南
辛敬之劉鄧州光甫之故而爲之記予諾之曰侯之事固樂
爲道之矣予聞黃老家黜聰明去健羨之說前賢以爲大概
與易道何思何慮者合自年少氣銳者觀之往往以墮窳不
振爲嫌及其更事旣多閱得喪休戚者益熟乃稍以淡泊之
言爲有味回視世好若芻豢之悅其口者或厭而嚙之矣況
乎執兵凶器行戰危道奮迅於風塵之隙而角逐於功名之
會伏尸流血僅乃得之大方之家方以拱璧駟馬不如坐進
此道彼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且不能滿渠一笑其
下者當置之何地哉故雖文成君之豪傑一旦自視缺然願
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五 十四 陽泉山莊

棄人間事絕粒輕舉以從赤松子游非自苦也惟侯知物之
不可太盛知名之不可久處知權之不可不畏而退之不可
不勇故慨然自拔於流俗思欲高舉遠引也如此其所乏者
呼吸鍊化俛仰詘信以適神而養壽耳雖然上方飛鳥之鳧
葛陂投杖之龍世徒以神仙爲疑而物化亦自有不可窮者
矣異時羽衣翩躚過朝元之上俯華表而語留望五雲而翻
翔者汝庸安知其不爲清溪翁耶今師名鎮字國安始以父
任作州旣而領兵千人隸征西幕府彙以戰多爲大將軍所
知凡萬夫長出師則命留攝軍務於太原禹都孫仲陽道風
孤峻時人有立門臨濟之目與吾辛劉交甚款辨疑其高弟
云望日遺山真隱元某記

脩武清真觀在縣北馬坊全真諸人爲工尊師之所建者大
定初工自東萊西入關隱於磻溪十數年不出天下以爲有
道者興陵召赴關取道山陽愛其風土之美裴回久之且謂
其徒言在所道院武官爲之冠濱都次之聖水又次之若輩
得居於此則與濱都聖水相甲乙矣諸人乃乞地於鄉豪馬
子安家而得之積以歲月廬舍乃具舍旁近出大泉溉千畝
稻菴蓮蕩東與蘇門接茂林脩竹往往而在太行諸峯壁立
千仞雲煙朝暮使人顧揖不暇考之地志蓋魏晉諸賢之所
樂而忘返處也大安初以恩例賜今名貞祐丙子工命劉志
敏來居劉縣人工高弟也故聚徒至百人興定庚辰之兵觀
廢正大辛卯志敏之徒冷德明者復葺居之今所食又干指
矣歲甲午子自大梁羈管聊城德明之法兄弟房志起自覃

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五

五

陽泉山莊

懷來介于幕府諸君請予爲記房外樸而內敏質直而尙義
有似夫墨名而儒實者因爲次第之并著予所感焉嗚呼自
神州陸沈之禍之後生聚已久而未復其半蚩蚩之與居泯
泯之與徒爲之教者獨全真道而已嘗試言之聖人之憂天
下後世深矣百姓不可以逸居而無教故爲之立四民建三
綱五常士農工賈各有業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君臣嚴夫婦
順各有守九官而有司徒仁義禮智典章法度與爲士者共
守之天下之人耕而食蠶而衣養生送死而無憾粲然而有
文驪然而有恩於聖人之教也若饑者之必食寒者之必衣
由身而家由家而達之天下四方由不可斯須離至百世千
世萬世而不可變其是之謂教而道存焉於其間傳有之天
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道之行與否皆歸之天今師徒之官

與士之業廢者將三十年寒者不必衣而饑者不必食蓋理有不可曉者豈非天邪如經世書所言皇極之數王伯之降至於爲兵火爲血肉陽九百六適當斯時苻堅石勒大業廣明五季之亂不如是之極也人情甚不美重爲風俗所移幸亂樂禍勇鬪嗜殺其勢不自相魚肉擧六合而墟之不止也工往赴龍庭之召億兆之命懸於好生惡死之一言誠有之則雖馮瀛王之對遼主不是過從是而後黃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聲焰隆盛鼓動海岳雖兇暴驚悍甚愚無聞知之徒皆與之俱化銜鋒茹毒遲回顧盼若有物掣之而不得逞父不能召其子兄不能克其弟禮義無以制其本刑罰無以懲其末所謂全眞家者乃能救之蕩然大壞不收之後殺心熾然如大火聚力爲撲滅之嗚呼豈非天邪六月十六日前進

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五

六

陽泉山莊

士河東人元某記

通仙觀記

直王屋縣治之北八里所其地名入仙岡工阜連屬於華蓋峯爲近而紫谿之水所從出仙人燕君舊井在焉開元中敕置陽臺宮以居司馬鍊師近世乃於宮之左別爲通仙觀通仙觀者初爲泰和道院郝志村實居之崇慶癸酉以恩例得今名始大爲崇建堂宇廊廡齋廚庫廡以次而具歷兵亂得不廢今其徒袁守素主之郝平陽人淳素有守披荆棘拾瓦礫不階一簣之助積數十寒暑而後有所就承平時朝上方者率取道於此賓客之所食息幾與陽臺等皆躡喜承事無虛過者而未嘗匄貸於富人之門人用是重之郝之後有李存道義之義之曲沃人童幼入道通莊周列禦寇之學五經

諸子亦所涉獵妙於琴事以自娛而已或謂其於異書有所得而不以傳也戊戌之秋予客濟上守素爲予言通仙之所得勤亦至矣不有以記之則他日莫知所從來吾二師者亦將湮滅而無聞敢再拜以請袁往年從予小功兄寂然授老子章句且以吾宗奉仙老師明道爲介故爲記之予嘗究於神仙之說蓋人稟天地之氣氣之清者爲賢至於仙則又人之賢而清者也黃老莊列而上不必置論如抱朴子陶貞白司馬鍊師之屬其事可攷其書故在其人可想而見不謂之踔宇宙而遺俗渺翩翩而獨征者其可乎使仙果不可成彼稱材智絕出事物變故皆了然於胸中寧若世之昧者蔽於一曲之論徼倖萬一徒以耗壯心而老歲月乎壬辰之變人有得鍊師所藏丹訣於此山石穴中者曰真元君周覽八極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五

七

陽泉山莊

天老相風后侍方明力牧常界先昌宇從六宮宮主悉以天眾會於天壇雲臺論三洞祕文普明法要問荅已竟太一現淡明輪間雲軒羽蓋滿空界山川雲日黯無晶光元真拜跪於齋壇之上曖曖之際太一與無央仙悠隱於玄中其始末大畧如此其後記云余留於王屋清虛洞側獲真篆仙經二品一曰元精二曰丹華玩其真跡味其經旨乃知龍章鳳篆與世筆殊絕聖法仙經暨凡文異軫徒懷悵望深恨不睹其人然精習彌久探蹟淵微希髣髴而已又睹真皇寶籙及知上古帝王丹寶並傳莫不遐年逮及夏禹以丹寶授益事禹日淺民不歸益而歸啟自是帝王丹道遂止劉君而下又忘繼之者可勝悼痛維玉匱祕文流運道氣而有昇沈之期故遭遇之者誠萬世之一耳余今不敢泄慢天寶復藏之名山

以俟其人此記以歲月攷之知其往中巖時所藏也夫立學之廢久矣惟立學廢故人以學仙爲疑今夫居山林棄妻子而以黃冠自名者宜若可望也然叩其中則世間事人所共知者且不能知況出世間乎俚俚之與游憤憤之爲曹未嘗學而曰絕學不知所以言而曰忘言囚首喪面敗絮自裹而曰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前所謂以俟其人者果何所俟邪抑有之而予不之見邪嗚呼靈都真境自昔宏衍博大真人之往來乃今求自拔於流俗者而不可得於此可以觀世變矣因併及之以爲索隱行怪欺世盜名者之勸十二月初吉太原人元某記

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五

文

陽泉山莊

遺山先生集卷三十六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貞齋校梓

序引

陸氏通鑑詳節

中州文明百年有經學有史漢之學通典之學而通鑑則不能如江左之勝唯蔡內翰伯正甫珪蕭戶部真卿貢宗室密國公子瑜壽之等十數公號稱專門而已近歲此學頗行河朔武臣宿將講說記誦有爲日課者故時人稍稍效之卷帙旣多艱於傳寫通都大邑好事家所藏不過三五本而止其餘願見而不可得者多矣溫公脩此書十有餘年雖相業未究而能成百代不刊之典以與左丘明氏並傳立功立言皆聖哲之能事在公爲無憾特其傳與否繫學者幸不幸耳歷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六 一 陽泉山莊

亭州將張侯晉亨知好此書取陸氏詳節且以外記及諸儒精義附益之公所載大政事大善惡備見於此蓋有不可勝學者矣以爲得之易則學者眾因鉅木以傳從是而往一邑之令一州之守千人君之長若見而有所得愛而知所慕舉而措之施爲之間免於面牆之蔽張侯與有力焉侯官偏將軍佩金符食大縣萬家千頭木奴足供指使何至就楮墨工營什一耶予惜其私淑之意不白故爲道其所以然乙卯秋九月望日太原元某裕之書

杜詩學引

杜詩注六七十家發明隱奧不可謂無功至於鑿空架虛旁引曲證鱗雜米鹽反爲蕪累者亦多矣要之蜀人趙次公作證誤所得頗多託名於東坡者爲取妄非託名者之過傳之

者過也竊嘗謂子美之妙釋氏所謂學至於無學者耳今觀其詩如元氣淋漓隨物賦形如三江五湖合而爲浩浩瀚瀚無有涯涘如祥光慶雲千變萬化不可名狀固學者之所以動心而駭目及讀之熟求之淡含咀之久則九經百氏古人之精華所以膏潤其筆端者猶可髣髴其餘韻也夫金屑丹砂芝木蕙桂識者例能指名之至於合而爲劑其君臣佐使之互用甘苦酸鹹之相入有不可復以金屑丹砂芝木蕙桂而名之者矣故謂杜詩爲無一字無來處亦可也謂不從古人中來亦可也前人論子美用故事有著鹽水中之喻固善矣但未知九方臯之相馬得天機於滅沒存亡之間物色牝牡人所共知者爲可畧耳先東巖君有言近世唯山谷取知子美以爲今人讀杜詩至謂草木蟲魚皆有比興如試世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六

二

陽泉山莊

間商度隱語然者此取學者之病山谷之不注杜詩試取大雅堂記讀之則知此公注杜詩已竟可爲知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乙酉之夏自京師還間居崧山因錄先君子所教與聞之師友之間者爲一書名曰杜詩學子美之傳誌年譜及唐以來論子美者在焉俟兒子輩可與言當以告之而不敢以示人也六月十一日河南元某引

東坡詩雅引

五言以來六朝之謝陶唐之陳子昂韋應物柳子厚取爲近風雅自餘多以雜體爲之詩之亾久矣雜體愈備則去風雅愈遠其理然也近世蘇子瞻絕愛陶柳二家極其詩之所至誠亦陶柳之亞然評者尙以其能似陶柳而不能不爲風俗所移爲可恨耳夫詩至於子瞻而且不能近古之恨後人

無所望矣乃作東坡詩雅目錄一篇正大己丑河南元某書於內鄉劉鄧州光父之東齋

東坡樂府集選引

絳人孫安嘗注坡詞參以汝南文伯起小雪堂詩話刪去他人所作無愁可解之類五十六首其所是正亦無慮數十百處坡詞遂爲完本不可謂無功然尙有可論者如古岸開青葢南柯子以未後二句倒入前篇此等猶爲未盡然特其小者耳就中野店雞號一篇極害義理不知誰所作世人誤爲東坡而小說家又以神宗之言實之云神宗聞此詞不能平乃貶坡黃州且言教蘇某間處袖手看朕與王安石治天下安常不能辨復收之集中如當時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妙年有胸中萬卷筆頭千字致君堯舜此事何難用舍由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六

三

陽泉山莊

時行藏在我袖手何方間處看之句其鄙俚淺近叫呼銜鬻殆市駟之雄醉飽而後發之雖魯直家婢僕且羞道而謂東坡作者誤矣又前人詩文有一句或一二字異同者蓋傳寫之久不無訛謬或是落筆之後隨有改定而安常一切以別本爲是是亦好奇尙異之也就孫集錄取七十五首遇語句兩出者擇而從之自餘玉龜山一篇子謂非東坡不能作孫以爲古詞刪去之當自別有所據姑存卷末以俟更攷丙申九月朔書於陽平寓居之東齋元某引

錦機引

文章天下之難事其法度雜見於百家之書學者不徧攷之則無以知古人之淵源子初學屬文敏之兄爲子言如此興定丁丑間居河南始集前人議論爲一編以便觀覽蓋就李

嗣榮衛昌叔家前有書而錄之故未備也山谷與黃直方書云欲作楚辭須熟讀楚辭觀古人用意曲折處然後下筆喻如世之巧女文繡妙一世誤欲織錦必得錦機乃能成錦因以錦機名之十一月日河東元某自題

集諸家通鑑節要序

汝下弋唐佐集諸家通鑑成一書以東萊呂氏節要爲斷增入外紀甲子譜年目錄攷異舉要厯法及與道原史事問荅古輿地圖帝王世系釋音溫公以後諸儒論辨若事類若史傳終始括要又皆科舉家附益之者爲卷百有二十凡二百餘萬言唐佐學有源委讀書論文精玩旨意隨疑訂正必理順而後已故其所編次部居條流截然不亂時授館平陽張存惠魏卿家張精於星厯之學州里以好事見稱請爲唐佐

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六

四

陽泉山莊

鋟木以傳唐佐過某於太原以定本見示且言溫公識治之良相時君用之不盡屏處間局餘二十年其所得者通鑑一書而已顧雖功業未究較其成一家之言而爲百代不刊之典不謂之不負所學可乎承平時明經詞賦取士主文衡者尙以科目爲未廣謂杜氏通典司馬氏通鑑皆可增置學宮爲士子專門之業宰相以爲然而未暇也此書編帙浩繁傳寫不易辦寒鄉之士有願見而不可得者張氏此本減完書紙墨之半見得之易則流布必廣戶牖旣開他日當有由堂而及輿者幸爲我道所以然雖然某竊有所憾焉公與二劉氏范氏紀千三百年治亂廢興成敗之跡蓋用春秋左氏傳荀悅袁宏漢紀例爲之以便觀覽故於中祕外邸之書芟黃翦截舉宏綱而撮機要其所取纔十一耳而公旣爲成書上

之復自爲通鑑詳節傳於世者獨何歟其後呂陳王陸諸人亦皆以公例爲之豈數公者於編年本末故使之不相綴屬開學者涉獵之漸乎唐佐真積之力久必能得其微旨幸爲講明之以曉我曹之未知者年月日河東人元某謹序

十七史蒙求序

安平李瀚撰蒙求二千餘言李華作序李良薦於朝蓋在當時已甚重之迄今數百年之間孩幼入學人挾此冊少長則遂講授之宋王逢原復有十七史蒙求與瀚並傳及詩家以次韻相夸尙以蒙求韻語也故姑汾王涿又有次韻蒙求出焉評者謂次韻是近世人之敝以志之所之而求合他人律度遷就傅會何所不有唯施之賦物詠史舉古人徵之事例遷就傅會或當聽其然是則韻語次韻爲有據矣始子年二遺山先生集卷三十六五 陽泉山莊

十餘住太原學舍交城吳君庭秀洎其弟庭俊與子結夏課於由義西齋嘗以所撰蒙求見示且言逢原旣以十七史命篇矣而間用呂氏春秋三輔決錄華陽國志江南野錄謂之史可乎今所撰止於史書中取之諸所偶儷必事類相附其次強韻亦力爲搜討自意可以廣異聞子爲我序之可乎予欣然諾之而未暇也後三十七年予過鎮陽見張參議耀卿耀卿受學於吳君之門者也問以此書之存亡乃云版蕩之後得於田家故箱中因得而序之按李瀚自嫌文碎此特自抑之辭華謂可以不出卷而知天下是亦許與大過唯李良薦章謂其錯綜經史隨便訓釋童子固多宏益而老成頗覺起予此爲切當耳載藉之在天下有棟宇所不能容而牛馬所不能舉者精力有限記誦無窮果使漫而無統廣心浩大

將不有遺忘之謬乎如曰記事者必提其要吾知蒙求之外不復有加矣古有之積絲成寸積寸成尺尺寸不已遂成丈匹信斯言也雖推廣三千言爲十萬其孰曰不可哉吳君博覽強記九經傳注率手自鈔寫且諷誦不去口史書又其專門之學文賦華贍有聲場屋間教授生徒必使知己之所知能己之所能時議以此歸之貞祐之亂負母入山道中遇害年甫四十四云庚戌五月晦日新興元某序

拙軒銘引

左轄公以拙軒自號徵文於某謹述而銘之去古既遠天質日喪人僞日勝機械之士以拙爲諱天下萬事一以巧爲之矜長出奇爭捷求售其心汨汨焉如弄丸如運斤如刻猴之工如貫蝨之射唯恐巧之不極至於汲黯之黷絳侯之訥石

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六

六

陽泉山莊

建之醇謹卓茂之迂緩班超平平之策陽城下下之考咸其嗤點以爲不智事業之鄙陋風俗之薄惡實坐於此惟公以清白傳世德以忠信結人主出入四朝再秉鈞軸危言高論聳動天下發凶豎未形之謀則先識者以爲明犯強臣不測之怒則疾惡者以爲高視千載無所於讓其以拙爲號者非欲賢於斯世而已也濂溪先生論拙之極致有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之語夫能至於上安下順風清弊絕則天下之能事畢矣然則公之所以自名者乃所以自任邪

如庵詩文序

密國公諱壽字子瑜越王長子而興陵之諸孫也明昌初已授封公以例授金紫光祿大夫衛紹王時除開府儀同三司宣宗南渡後封胙國公哀宗正大初進封密自明昌初鎬厲

等二王得罪後諸王皆置傳與司馬府尉文學名爲王府官屬而實監守之府門啟閉有時王子若孫及外人不得輒出入出入皆有籍訶問嚴甚金紫若國公雖大官無所事事止於奉朝請而已密公班朝著者如是四十年初燕都遷而南危急存亡之際凡車輅官縣寶玉祕器所以資不天之奉者舟車輦運國力不贍至汴者千之一耳而諸王公貴主至有脫身而去者公家法書名畫連箱簞篋寶惜固護與身存亡故他貨一錢不得著身方遷革倉卒朝廷止以乏軍興爲憂百官俸給減削幾盡歲月所入大官不能贍百指而密公又宗室之貧無以爲資者其落薄其次爲可見矣元光以後王薨門禁緩文士稍遂款謁然亦不過三數人而止矣公資稟簡重而至誠接物不知名爵爲何物少日師三川朱巨觀學

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六

七

陽泉山莊

詩龍巖任君謀學書真積之久遂擅出藍之譽於書無所不讀而以資治通鑑爲專門馳騁上下千有三百餘年之事其善惡是非得失成敗道之如目前穿貫他書攷證同異雖老於史學者不加詳也名勝過門明窗棂几展玩圖籍商畧品第顧陸朱吳筆虛筆實之論極幽渺及論二王筆墨推明草書學究之說窮高妙而一言半辭皆可紀錄典衣置酒或終日不聽客去鑪薰茗椀或橙蜜一杯有承平時王家故態使人愛之而不能忘也字畫得於蘇黃之間參禪於善西堂名曰祖敬自題寫真有枯木宋灰亦自神應緣來現昨公身只緣苦愛東坡老人道前身趙德麟之句舊制國公祭山陵則佩虎符乘傳號曰嚴祭若上清儲祥宮若太乙宮五岳觀設醮上方相藍大道場則國公代行香公多豫焉又有詩自戲

云借來羸馬鈍於牆馬上官人病且狂無用老臣還有用一
年三五度燒香蓋實錄云公詩五卷號如庵小藁者汴梁書
書家有之樂府云夢到鳳皇臺上山圍故國周遭又云咫尺
又還秋也不成長似雲間識者聞而悲之子竊謂古今愛作
詩者特作晉人之自放酒耳吟呀情性留連光景自當爲緩
憂之一物在公則又以之遯世無悶獨力而不懼者也使公
得時行所學以文武之材當顯面正朝之任長轡遠馭何必
減古人顧與槁項黃馘之士爭一日之長於筆硯間哉朝家
疏近族而倚疏屬其敝乃至於此可爲浩歎也天興壬辰曹
王出質公求見於隆德殿上問叔父欲何言公奏聞李德雖
議和李德不苦諳練恐不能辦大事者臣請副之或代其行
上慰之曰南渡後國家比承平時有何奉養然叔父亦未嘗
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六

八

陽泉山莊

琴辨引

彥實苗君平陽人童卯中爲鄉先生喬孟州辰君章所器命
其子河東按察轉運使宇德容與同視席君章文學深博兼
通音律教彥實與德容琴事初授指法絃錢手背以輕肆爲
禁至一聲不敢妄增損彥實後以雅重見稱有自來矣弱冠
應明經舉選三赴庭試至論知琴亦與德容相後先當熙宗
守成之際惟弄琴爲樂而已琴工衛宗儒者一日鼓琴不成
聲問之故曰山後苦寒手拮据耳卽賜之貂鼠帳熾炭其前

使鼓之世宗好此藝殊有父風寢殿外設琴工幕次鼓至夜分乃罷嘗言吾非好琴人主心無所住則營建征伐田獵寵嬖何所不有吾以琴繫著吾心耳一侍從鼓琴東宮衣著華麗上以輕浮敕不得入宮至顯宗又妙於琴事者也三十四年之間此道大行而彥實出於其時近臣有薦於章廟者因得待朝翰林居京師未久而聲譽籍甚至廢舉業不就南渡後日從楊趙游閑嘗有詩推敬故詩人止以高士目之公藝既專又漸於敦樸之化習與性成其分別古今操弄孰雅孰鄭猶數一二而辨黑白也常選古人所傳操弄百餘篇有古意者纂集之將傳於世爲危急存亡之秋良未暇也長子名某字君瑞嘗仕爲省郎間居燕中悼雅道之將廢而先意之不究將鋟木以傳請子題端且以卜當傳與否也子謂君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六

九

陽泉山莊

瑞言子第傳之山谷有云枯木嵌空微暗淡古器雖在無古弦袖中正有南風手誰爲聽之誰爲傳東坡有云琴裏若能知賀若詩中定合愛陶潛漢大司空宋宏薦桓譚文學可比前世楊雄劉向父子光武拜爲議郎帝每謙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宏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願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耶會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宏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宏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謂能以忠正導主而今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譚遂不得給事中子竊謂南風手不可得而今世變陶詩者幾人果如坡谷所言唯當廢此琴爲烹鶴之

具耳光武好繁聲舉朝亦好之乃有宋司空謂宋宏之後遂無宋宏則彥實此書何從出哉夫八音與政通爲難審音以知政居今而行古又爲難合是二難始有此書乃欲藏之名山以待其人乎司空表聖取爲通論云四海之廣豈無賞音固應不待五百年耳請以此爲之引歲丁巳秋八月初吉遺山詩老引

雙溪集序

燕中文字張顯卿趙昌齡爲子言省寺賓客集中中令詩傳於時欲吾子爲作序引其有意乎予復之曰詩與文同源而別派文固難詩爲尤難李長吉母以賀苦於詩謂嘔出肝肺乃已耳又有論詩者云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千人萬人中一人兩人知其可謂尤難矣前世詩人凡有所作遇事輒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六

十

陽泉山莊

變化別不一其體裁乃欲與造物者爭柄囚鎖怪異破陣陣敵陵轆波濤穿穴險固者尤未盡也槁項黃馘一節寒餓之士以是物爲顛門有白首不能道劉長卿一字者青雲貴公子乃咳唾嘖呻而得之是可貴也學道者有神遇有懸解如以無礙辨才游戲翰墨龍拏虎擲動心駭目不可致詰彼區區者方纓冠被髮流汗而追之九萬里風斯在下矣中令天資高於詩風夙習故落筆有過人者不足訝也近時燕中兩詩人擅名一時當其得意時視北征南山反有德色然每見中令一詩出必歡喜讚歎失喜噎嘔曰此長吉語也義山語也樊川集所無有也而中令慊然自以爲不足長轡遠馭進進而不已如欲踔宇宙而遺俗渺翩翩而獨征者尙奚以序引爲哉顯卿昌齡爲我謝中令君朝議以四世五公待閣下

天下大夫士以太平宰輔望閣下李文饒一品集鄭亞有序
陸宣公奏議蘇東坡有劄子大書特書而屢書之韓筆有例
子欲我敘雙溪小集而遂已乎年月日門下士河東元某題

鳩水集引

德安鄭夢開以所編宋君周臣鳩水集見示云宋君以文章
名海內久矣世以不見全集爲恨今欲鋟木流布子厚於宋
者請爲題端某不敏不足以知詩文正脈嘗試妄論之文章
雖出於眞積之力然非父兄淵源師友講習國家教養能卓
然自立者鮮矣自隋唐以來以科舉取士學校養賢俊逸所
聚名卿才大大爲之宗匠琢磨淬厲日就作新之功以德言
之則士君子之所爲也以文言之則鴻儒願生之所出也以
人物言之則公卿大臣之所由選也不必皆鴻儒願生公卿
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六 陽泉山莊
大臣而其材具故在是矣宋君起太行其經明行脩蓋故家
遺俗然且得鄉先生李承旨致美按察使簡之宗盟內翰濟
川潞倅祐之父子王孟州大用之所沾句住太學十年讀書
績文動爲有用之學使之得時行道其所成就顧豈出名卿
材大夫之下哉易代以來佐東平幕二十年當賢侯擁尊之
敬不動聲氣酬酢臺務皆迎刃而解有用之學僕既言之矣
嗚呼文章聖心之正傳達則爲經綸之業窮則爲載道之器
顧所遭何如耳它日人讀鳩水集或以文人之文求之渠特
襍穢子耳非吾心相科中人也癸丑清明日河東元某引

楊叔能小亨集引

貞祐南渡後詩學大行初亦未知適從溪南辛敬之淄川楊
叔能以唐人爲指歸敬之舊有聲河南叔能則未有知之者

興定末叔能與子會於京師遂見禮部閑閑公及楊吏部之美二公見其幽懷久不寫及甘羅廟詩嘖嘖稱歎不已今世少見其比及將往關中張左相信甫李右司之純馮內翰子駿皆以長詩贈別閑閑作引謂其詩學退之此日足可惜頗能似之至比之金膏水碧物外自然奇寶景星丹鳳承平平時見之嘉瑞叔能用是名重天下今三十年然其客於楚於漢汙於燕趙魏齊魯之間行天下四方多矣而其窮亦極矣叔能天資澹泊寡於言笑儉素自守詩文似其爲人其窮雖極其以詩爲業者不變也其以唐人爲指歸者亦不變也今年其所撰小亨集成其子復見予鎮州以集引爲請子亦愛唐詩者唯愛之篤而求之深故似有所得嘗試妄論之詩與文特言語之別稱耳有所記述之謂文吟咏情性之謂詩其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六

三

陽泉山莊

爲言語則一也唐詩所以絕出於三百篇之後者知本焉爾矣何謂本誠是也古聖賢道德言語布在方冊者多矣且以弗慮胡獲弗爲胡成無有作好無有作惡僕雖小天下莫敢臣較之與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敬共明神宜無悔怒何異但篇題句讀不同而已故由心而誠由誠而言由言而詩也三者相爲一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發乎邇而見乎遠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雖小夫賤婦孤臣孽子之感諷皆可以厚人倫美教化無它道也故曰不誠無物夫惟不誠故言無所主心口別爲二物物我邈其千里漠然而往悠然而來人之聽之若春風之過焉耳其欲動天地感神鬼難矣其是之謂本唐人詩其知本乎何溫柔敦厚藹然仁義之言之多也幽憂憔悴寒飢困憊一寓於詩而其阨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者

故在也至於傷讒疾惡不平之氣不能自捨責之愈淡其旨愈婉怨之愈淡其辭愈緩優柔麀飲使人涵泳於先王之澤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幸矣學者之得唐人爲指歸也初子學詩以十數條自警云無怨懟無詭浪無驚狠無崖異無狡訐無媿阿無傳會無籠絡無銜鬻無矯飾無爲全白辨無爲賢聖癩無爲妾婦妒無爲讎敵謗傷無爲孽俗聞傳無爲瞽師皮相無爲黥卒醉橫無爲黥兒白捻無爲田舍翁木强無爲法家醜詆無爲牙郎轉販無爲市倡怨恩無爲琵琶娘人魂韻詞無爲邨夫子兔園策無爲筭沙僧困義學無爲稠梗治禁詞無爲天地一我今古一我無爲薄惡所移無爲正人端士所不道信斯言也予詩其庶幾乎惟其守之不固竟爲有志者之所先今日讀所謂小亨集者祇以增媿汗耳予旣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六

三

陽泉山莊

以如上語爲集引又申之以種松之詩因爲復言歸而語乃翁吾老矣自爲瓠壺之日久矣非夫子亦何以發子之狂言已酉秋八月初吉河東元某序

新軒樂府引

唐歌詞多宮體又皆極力爲之自東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萬古凡馬空氣象雖時作宮體亦豈可以宮體概之人有言樂府本不難作從東坡放筆後便難作此殆以工拙論非知坡者所以然者詩三百所載小夫賤婦幽憂無聊賴之語特粹爲外物感觸滿心而發肆口而成者爾其初果欲被管弦諧金石經聖人手以與六經並傳乎小夫賤婦且然而謂東坡翰墨遊戲乃求與前人角勝負誤矣自今觀之東坡聖處非有意於文字之爲工不得不然之爲工

也坡以來山谷晁無咎陳去非辛幼安諸公俱以歌詞取稱吟咏情性留連光景清壯頓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語意拙直不自緣飾因病成妍者皆自坡發之近歲新軒張勝子亦東坡發之者與新軒三世遼宰相家從少日滑稽玩世兩坡二衷所謂入其室而啖其炙者故多喜而譏之之辭及隨計兩都作霸諸彥時命不偶口得補掾中臺時南狩已久日薄西山民風國勢有可爲太息而流涕者故又多憤而吐之之辭子與新軒臭味既同而相得甚歡或別之久而去之遠取其歌詞讀之未嘗不灑然而笑慨焉以嘆沈思而遠望鬱搖而行歌以爲玉川子嘗孟諫議貢餘新茶至四盃發輕汗時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真有此理退之聽穎師彈琴云詭詭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忽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吾恐穎師不

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六

古

陽泉山莊

足以當之子旣以此論新軒因說向屋梁子屋梁子不悅曰麟角蘭畹尊前花間等集傳播里巷子婦母女交口教授姪言媒語深入骨髓牢不可去久而與之俱化浮屠家謂筆墨勸淫當下犁舌之獄自知是巧不知是業陳後山追悔少作至以語業命題吾子不知耶離騷之悲回風惜往日評者且以露才揚已怨懟沈江少之若孤憤四愁七哀九悼絕命之辭窮愁志自憐賦使樂天知命者見之又當置之何地耶治亂時也遇不遇命也衡門之下自有成樂而長歌之哀甚於痛哭安知憤而吐之者非呼天稱屈耶世方以此病吾子子又以及新軒其何以自解子謂屋梁子言子頗記謝東山對右軍哀樂語乎年在桑榆正賴絲竹陶寫但恐兒輩覺損此歡樂趣耳東山似不應道此語果使兒輩覺老子樂趣遂少

滅耶君且道如詩仙王南雲所說大美年賣珠樓前風物彼
打硬頭陀與長三者三禮何嘗夢見在歲甲寅十月望日河
東元某題

逃空絲竹集引

南渡後李長源七言律詩清壯頓挫能動搖人心高處往往
不減唐人麻知幾七言長韻天隨子所謂陵轍波濤穿穴險
固囚鎖怪異破辟陣敵者皆畧有之然長源失在無穩茹知
幾病在少持擇詩家亦以此爲恨仲梁材地有餘而持擇功
夫勝其餘或亦有不逮二子者絕長補短大概一流人也今
二子亾矣仲梁氣銳而筆健業專而心精極他日所至當於
古人中求之不特如退之之於李元賓也河東人元某書

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六

五

陽泉山莊

遺山先生集卷第三十七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頤洲校梓

序引

張仲經詩集序

仲經出龍山貴族少日隨宦濟南從名士劉少宣問學客居永寧永寧有趙宜之辛敬之劉景玄其人皆天下之選而仲經師友之故蚤以詩文見稱及子官西南仲經偕杜仲梁麻信之高信卿康仲寧摯家就子內鄉時劉內翰光甫方解鄧州倅日得相從文字間仲經之所成就又非洛西時比矣北渡後薄游東平謁先行臺嚴公一見卽被賞識待以師賓之禮授館於長清之別墅積十餘年得致力文史以詩爲專門之學此其出處之大畧也今觀其詩永寧王趙幽居云寒盡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七 一 陽泉山莊

陰厓草有芽行稍殘雪墮冰花號空老木風纔定倒影荒山日又斜天地悠悠常作客干戈擾擾漫思家煙邨寂寞無人語獨倚寒藤數莫鴉其落筆不凡類如此及來內鄉嘗阻兩板橋張主簿草堂同賦浙江觀漲詩仲經云一雨天地來濤聲厥清曉光甫大加賞歎以爲有前人風調是年出居縣西南白鹿原名所居爲行齋取素貧賤行貧賤之義行齋之南有菊水湍流噴薄景氣古澹陽厓回抱綠莎盈尺臘月紅梅盛開諸公藉草而坐嘉肴旨酒嘯咏彌日仲經有詩云寒客遠峯猶帶雪煖私幽圃已多花仲梁雖有煖散春泉百汙流之句亦自以爲不及也其餘如次韻見及云長松偃蹇千年物病鶴摧頽萬里心春思云一春常作客連日苦多風野樹淒迷綠簷花暗澹紅愁隨詩卷積囊與酒樽空巢燕如相識

頻來草舍中書事云故國三年夢新愁兩鬢蓬淚從南望盡
塗自北來窮破牖蠅烘日枯稍鵲愛風帳然搔白首遠目過
歸鴻贈員善卿云詩材雖滿腹家具少於車珍珠泉感舊云
紅槿有情依壞砌綠莎隨意上寒廳秋興云壞壁黏蝸艱國
步荒池漂蟻失軍容秋日云寒花矜晚色病葉怯秋聲憶永
寧舊游寄魏內翰云上闕寺高迎晚翠游家樓小簇春紅獨
腳云洛岸瀟瀟雨送春老愛青山悟靜緣問路前邨犬吠人
病枕偏宜夜雨聲林淡鹿近人年衰與杖宜雲出祗園雨亦
香又如風琴一首同軍謠四首清明日陪諸公讌集東園一
首病中一首移居學東坡八首再到方山絕句書陶詩後集
句往往傳在人口內相文獻楊公有言文章天地中和之氣
太過爲荒唐不及爲滅裂仲經所得雍容和緩道所欲言者
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七 二 陽泉山莊

而止其亦得中和之氣者歟爲人資稟樂易恬於進取進退
容止皆有蘊藉可觀與人交重然諾敦分義終始可以保任
使之束帶立朝當言責之重豈得輕負所學忘禮諫之義乎
憂世旣切惠養是其所長趙張三王鈞距之吏奮髯抵几晝
晝俊使保其羞而不爲至於德讓君子之風良有望焉自丙
午以後參幕府軍事當賢侯擁等之敬得寸行寸謂當見之
一日未一試而病不起矣其孤夢符持橘軒詩集求予編次
感念平昔不覺出涕因題其後嗚呼有言可述學者之能事
有子可傳人道之大本吾仲經言可述矣子可傳矣顧雖齋
志下泉其亦可以少慰矣夫甲寅冬至日詩友河東元某裕
之題

貞祐南渡後詩學爲盛洛西辛敬之淄川楊叔能太原李長源龍坊雷伯威北平王子正之等不啻十數人稱號專門就諸人中其死生於詩者汝海楊飛卿一人而已李內翰欽叔工篇翰而飛卿從之游初得樹古葉黃早僧間頭白遲之句大爲欽叔所推謝從是游道日廣而學亦大進客居東平將二十年有詩述二十首號陶然集所賦青梅瑞蓮餅聲雪意或多至十餘首其立之之卓鑽之之堅得之之難積之之多乃如此此其所以爲貴也歟歲庚戌東平好事者求此集刊布之飛卿每作詩必以示子相去千餘里亦以見寄其所得子亦頗能知之飛卿於海內詩人獨以子爲知己故以集引見託或病吾飛卿追球功夫太過者子釋之曰詩之極致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故傳之師本之經真積之力久而有不能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七

三

陽泉山莊

復古者自匪我愆期子無良媒自伯之東首如飛蓬愛而不見搔首踟躕既見復闕載笑載言之什觀之皆以小夫賤婦滿心而發肆口而成見取於采詩之官而聖人刪詩亦不敢盡廢後世雖傳之師本之經真積力久而不能至焉者何古今難易不相侔之如是耶蓋秦以前民俗醇厚去先王之澤未遠質勝則野故肆口成文不害爲合理使今世小夫賤婦滿心而發肆口而成適足以污簡牘尙可辱采詩官之求取耶故文字以來詩爲難魏晉以來復古爲難唐以來合規矩準繩尤難夫因事以陳辭辭不迫切而意獨至初不爲難後世以不得不難爲難耳古律歌行篇章操引吟咏謳謠詞調怨嘆詩之目旣廣而評詩詩品詩說詩式亦不可勝讀大概以脫棄凡近燥雪塵翳駕聲勢破碎陣敵囚鎖怪變軒豁

幽祕籠絡今古移奪造化爲工鈍滯僻澀淺露浮躁狂縱淫靡詭誕瑣碎陳腐爲病毫髮無遺恨老去漸於詩律細佳句法如何新詩改罷自長吟語不驚人死不休杜少陵語也好句似仙堪換骨陳言如賊莫經心辭許昌語也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千人萬人中一人兩人知貫休師語也看似尋常取奇崛成如容易卻艱難半山翁語也詩律傷嚴近寡思唐子西語也子西又言吾於它文不至蹇澀惟作詩極艱苦悲吟案日僅自成篇初讀時未見可羞處姑置之後數日取讀便覺瑕釁百出輒復悲吟案日反復改定比之前作稍有加焉後數日復取讀疵病復出凡如此數四乃敢示人然終不能工李賀母謂賀必欲嘔出心乃已非過論也今就子美而下論之後世果以詩爲專門之學求追配古人欲不死生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七

四

陽泉山莊

於詩其可已乎雖然方外之學有爲道日損之說又有學至於無學之說詩家亦有之子美夔州以後樂天香山以後東坡海南以後皆不煩繩削而自合非技進於道者能之乎詩家所以異於方外者渠輩談道不在文字不離文字詩家聖處不離文字不在文字唐賢所謂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云耳以吾飛卿立之之卓鑽之之堅得之之難異時霜降水落自見涯涘吾見其沂石樓歷雪堂問津斜川之上萬慮洗然淡入空寂盪元氣於筆端寄妙理於言外彼悠悠者可復以昔之隱几者見待耶陶然後編請取此序證之必有以予爲不妄許者重九日遺山真隱序

木菴詩集序

東坡讀參寥子詩愛其無疏筍氣參寥用是得名宣政以來

無復異議子獨謂此特坡一時語非定論也詩僧之詩所以自別於詩人者正以蔬筍氣在耳假使參寥子能作柳州超師院晨起讀禪經五言淡入理窟高出言外坡又當以蔬筍氣少之耶木菴英上人弱冠作舉子從外家遼東與高博州仲常游得其議論爲多且因仲常得僧服貞祐初南渡河居洛西之子蓋時人固以詩僧目之矣三鄉有辛敬之趙宜之劉景立子亦在焉三君子皆詩人上人與相往還故詩道益進出世住寶應有山堂夜岑寂及梅花等篇傳之京師閑閑趙公內相楊公屏山李公及雷李劉王諸公相與推激至以不見顏色爲恨子嘗以詩寄之云愛君山堂句淡靖如幽蘭愛君梅花詠入手如彈丸詩僧第一代無媿百年間會說向閑閑公公亦不以子言爲過也近年七夕感興有輕河如鍊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七

五

陽泉山莊

月如舟花滿人間乞巧樓野老家風依舊拙蒲團又度一年秋之句子爲之擊節稱歎恨楊趙諸公不及見之乙酉冬十月將歸太原侍者出木菴集求子爲序引試爲商畧之上入才品高真積力久住龍門崧少二十年仰山又五六年境用人勝思與神遇故能遊戲翰墨道場而透脫叢林科臼於蔬筍中別爲無味之味皎然所謂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者蓋有望焉正大中閑閑公侍祠太室會上人住少林久倦於應接思欲退席閑閑公作疏留之云書如東晉名流詩有晚唐風骨子謂閑閑雖不序木菴集以如上語觀之知閑閑作序已竟然則向所許百年以來爲詩僧家第一代者良未盡歎

南冠錄引

子以始生之七月出繼叔氏隴城府君迨大安庚午府君卒

官扶護還鄉里時子年二十有一矣元氏之老人大父彫喪殆盡問之先世之事諸叔皆晚生止能道其梗概予亦以家謀具存碑表相望他日論次之蓋未晚也因循二三年中原受兵避寇陽曲秀容之間歲無寧居貞祐丙子南渡河家所有物經亂而盡舊所傳譜謀乃於河南諸房得之故宋以後事爲詳而宋前事皆不得而攷也蓋之兄嘗命子脩千秋錄雖畧具次第他所欲記者尙多而未暇也歲甲午羈管聊城蓋之兄邈在襄漢遂有彼疆此界之限姪搏俘繫之平陽存以未可知伯男子叔儀姪孫伯安皆尙幼未可告語子年已四十有五殘息奄奄朝夕待盡使一日顛仆於道路則世豈復知有河南元氏哉維祖考承三公餘烈賢雋輩出文章行業皆可稱述不幸而與阜隸之室混爲一區泯泯默默無所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七

六

陽泉山莊

發見可不大哀耶乃手寫千秋錄一篇付文嚴以備遺忘又自爲講說之嗚呼前世功名之士人有愛慕之者必問其形質顏貌言語動作之狀史家亦往往爲記之在他人且然吾先人形質顏貌言語之動作乃不欲知之豈人之情也哉故以先世雜事附焉予自四歲讀書八歲學作詩作詩今四十年矣十八先府君教之民政從仕十年出死以爲民自少日有志於世雅以氣節自許不甘落人後四十五年之間與世合者不能一二數得名爲多而謗亦不少舉天下四方知己之友唯吾蓋之兄一人人生一世間業已不爲世所知又將不爲吾子孫所知何負於天地鬼神而至然耶故以行年雜事附焉先祖銅山府君正隆二年賜出身訖正大之末吾家食先朝祿七十餘年矣京城之圍予爲東曹都事知舟師將

有東狩之役言於諸相請小字書國史一本隨車駕所在以一馬負之時相雖以爲然而不及行也崔子之變歷朝實錄皆滿城帥所取百年以來明君賢相可傳後世之事甚多不三二十年則世人不復知之矣子所不知者以可奈何其所知者忍棄之而不記耶故以先朝雜事附焉合而一之名曰南冠錄叔儀伯安而下乃至傳數十世當家置一通有不解者就他人訓釋之違吾此言非元氏子孫

興定庚辰太原貢士南京狀元樓宴集題名引

者北號稱多士太平文物繁盛時發策決科者率十分天下之二可謂富矣喪亂以來僵仆於原野流離於道路計其所存百不能一今年豫秋賦者乃有百人焉從是而往所以榮吾晉者在吾百人而已爲吾晉羞者亦吾百人而已然則爲遺山先生集卷三十七 七 陽泉山莊

吾百人者其何以自處耶將僥倖一第以苟活妻子耶將靳固一命躡躡廉謹死心於米鹽簿書之間以取美食大官耶抑將爲奇士爲名臣慨然自拔於流俗以千載自任也使其欲爲名臣奇士以千載自任則百人之少亦未害如曰不然雖充賦之多至十分天下之九亦何貴乎十分天下之九哉嗚呼往者已矣來者未可期所以榮辱吾晉者既有任其責者矣凡我同盟其可不勉

送秦中諸人引

關中風土完厚人質直而尚義風聲習氣歌謠慷慨且有秦漢之舊至於山川之勝遊觀之富天下莫與爲比故有四方之志者多樂居焉子年二十許時侍先人官洛陽以秋試留長安中八九月時統綺氣未除沈涵酒間知有遊觀之美而

不暇也。長大來與秦人游益多，知秦中事益熟。每聞談周漢都邑及藍田鄠杜間風物，則喜色津津然動於顏間。二三君多秦人，與子遊道相合而意相得也。常約近南山尋一牛田，營五畝之宅，如舉子結夏課時，聚書淡讀。時時釀酒爲具，從賓客游。伸眉高談，脫屣世事。覽山川之勝概，攷前世之遺蹟，庶幾乎不負古人者。然子以家在嵩前，暑途千里，不若二三君之便於歸也。清秋揚鞭，先我就道，矯首西望，長吁青雲。今夫世俗恆意事，如美食大官，高貴華屋，皆眾人所必爭，而造物者之所甚靳，有不可得者。若夫間居之樂，澹乎其無味，漠乎其無所得，蓋自放於方之外者之所食，人何所爭，而造物者亦何靳邪？行矣，諸君！明年春風待我於輞川之上矣。

送李輔之之官濟南序

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七

八

陽泉山莊

輔之李君膺剡章之招，有汎舟之役。東門祖道，北海開樽，念會合之良難，欲殷勤之重接。時則暮春三月，人則楚囚再期，魯連之一箭空飛。季子之百金行盡，釋射鉤之怨，雖當三沐而三薰，動去國之魂，徒有九招而九散。沈云：鄉云東南水國，賜一斷而一連西北。鄉關魂九，見銅駝之荆棘，夢金馬之衣冠，感今懷昔，怒焉如擣。況復中年哀樂，流景須臾，歌驪駒而再中橫素波，而徑去瞻仰弗及，我勞如何？如春登臺，翻失熙熙之意，仰天擊缶，能無嗚嗚之聲。諸公從衍聖孔公賦詩贈別，凡若干首，而某爲之引。

送高雄飛序

恒府天壤間，大都會在今爲長樂宮之湯沐邑。且乾龍潛躍之淵也，自文統紹開，俊造駢集。七八年之間，鶴書特徵，與鳳

尾諾之所招致跡他郡國爲尤多乃七月甲申漕司從事河東高鳴雄飛被賢王之教當來傳北上聲光四馳歡動州里僉謂高子春秋鼎盛卓然以問學爲業眞積力久故胸中之言多六經百氏史漢陳范之書司馬氏范氏通鑑唐鑑之學六朝唐以來之篇什馳騁上下參百數萬言往往見於成誦文章翰墨宜在茂異之科古所謂立談可以致雙璧一日可以致九遷者在此行矣高晉產也僕以犬馬之齒之故謬爲之一言天家包舉六合臣屬萬國立武事以兼文備由草創而爲潤色延見故老網羅豪雋必當攷古昔之理亂論治道之先後察生民之休戚觀風俗之嫩惡以成長治之業以建久安之勢金城千里太山而四維之顧豈汲汲於文章翰墨之用糜羔雁而敝玄纁乎且夫人臣以納忠爲難人君以寬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七

九

陽泉山莊

聽盡下爲尤難蓋義則古今之體同而情則天淵之路絕逢干之游未遠伊管之辨易窮諛臣嫉立仗之鳴說家懼櫻鱗之怒況乎裹糧三月被髮九關事重而言輕威尊而命賤雖復憤泉秋涕冤霜天零思欲片辭自明胡可得已乃今首登瀛之選接曳裾之遊使者牽車太官捫酒主好善而忌勢士見義而得爲陸太中之詩書叔孫奉常之典禮賈長沙之經濟魏相國之謀謨有懷不摠生才奚用是則爲吾高子者亦豈輕負所學棄以爲雙璧之甘餌九遷之捷徑乎諺有之見卯而求時夜謂之蚤計椎牛饗客會其已食謂之後期智無後期亦無蚤計行矣吾子今正是時請賦南山有臺勸爲之駕云壬子秋二十有七日新興元某引

出天平北門三十里而近是爲鳳山之東麓有寺曰靈泉阻以絕欄蔭以深樾重岡複嶺回合蔽映夏秋之交湍流噴薄殷勤谿谷寺已廢於兵而石樓之典刑故在僧扉禪室間見層出南望坡陀小山如几案間物巖花錯繡羣鶯下上雲光金碧林煙彩翠陰晴朝暮萬景岔集蓋輞川之鄉社而桃源氏之別業也昭陽薦歲維莫之春諸君以僕燕路言歸東藩應聘困鞍馬風沙之役渝樹林水鳥之盟千里相思一杯爲壽楊雄獻賦自詫雕蟲之工許汜求田乃爲元龍所諱尊前見在身外何窮釋塵累而玩物華厭囂湫而樂閒曠印須我友天與之時兵廚之良醞踵來京洛之名謳自獻談諧間作塊磊一空倒蔗有佳境之餘食芹無此時之美一之爲甚覺今是而昨非四者難并苦夜長而晝短謫仙所謂醉盡花柳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七

十

陽泉山莊

賞窮江山者於是乎張本不有蘭亭絕唱留故事以傳之其在白雲老兄負古人者多矣五言古詩任用韻共九首以寒食靈泉宴集命篇而某爲之序諸公可共和之

德華 周卿 德昭 英孺 文伯 元某

期而不至者 聖與 子中

不期而至者 德謙 夢符

太原昭禪師語錄引

慈明與珣耶覺皆法兄弟其扶臨濟一枝慈明而下十餘世得立冥顛禪師珣耶而下亦十餘世得虛明亨禪師立冥風岸孤峻無所許可寧絕嗣而不傳虛明急於接納故子孫滿天下又皆稱其家加慈雲海清涼相羅漢汗與法王昭公皆是也屏山爲虛明作墓誌以爲二公傳與不傳雖異而其道

並行而不相悖也正大初子在史館昭公屬子求書屏山所作銘於禮部閉閣公公初以目疾爲辭子請之堅公因問法王皆來有何言句時昭公方爲虛明作塔於法王之朝臺有偈云以塔爲身以鈴爲舌萬仞岡頭橫說豎說子爲公舉似公欣然曰銘安在我當爲書之蓋師家父子爲時賢所稱如此歲丁酉八月子自大名還太原師之徒蔚某出師語錄求作序引吾家微之有言若佛法師當爲子說而子不當爲師說故畧以數語遺之太原元某引

嵩和尚頌序

歲甲寅秋七月余自清涼還太原會乾明志公出其法兄弟萬壽哥和尚頌古百則語談余題端余往在南都侍閑閣趙公禮部楊公屏山李先生燕談每及青州以來諸禪老皆謂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七

十一

陽泉山莊

萬松老人號稱辨材無癡當世無有能當之者承平時已有染衣學士之目故凡出其門者望而知其爲名父之子雖東林隆高出十百輩而嵩於是中猶爲上首其語言三昧蓋不必置論子獨記屏山語云東坡山谷俱嘗以翰墨作佛事而山谷爲祖師禪東坡爲文字禪且道嵩和尚百則語附之東坡歟山谷歟子亦嘗贈嵩山雋侍者學詩云詩爲禪客添花錦禪是詩家切玉刀嵩和尚添花錦歟切玉刀歟子皆不能知所可知者讀一則語未竟覺冰壺先生風味津津然出齒頰間當是此老少年作學子時結習未盡爾志公試以此語問阿師當發一笑中元日遺山居士元某引

傷寒會要引

往予在京師聞鎮人李杲明之有國醫之目而未之識也壬

辰之兵明之與子同出汴梁於聊城於東平與之游者六年於今然後得其所以爲國醫者爲詳蓋明之世以貴雄鄉里諸父讀書喜賓客所居竹里名士日造其門明之幼歲好醫藥時易州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明之捐千金從之學不數年盡傳其業家既富厚無事於技操有餘以自重人不敢以醫名之大夫士有病其資高謇少所降屈非危急之疾有不得已焉者則亦未始謁之也大概其學如傷寒氣疽眼目病爲尤長傷寒則著會要三十餘萬言其說曰傷寒家有經禁時禁病禁此三禁者學醫者人知之然亦顧所以用之爲何如耳會要推明仲景朱奉議張元素以來備矣見證得藥見藥識證以類相從指掌皆在倉猝之際雖使粗工用之蕩然如載司南以適四方而無問津之惑其用心博矣於他病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七

七

陽泉山莊

也以古方爲膠柱本乎七方十劑之說所取之學特以意增損之一劑之出愈於託密友而役孝子他人蓋不能也北京人王善甫爲京兆酒官病小便不利目睛凸出腹脹如鼓膝以上堅硬欲裂飲食且不下甘淡滲泄之藥皆不效明之來謂祝醫言疾淡矣非精思不能處我歸而思之夜參半忽攬衣而起曰吾得之矣內經有之膀胱者津液之府必氣化乃出焉渠輩已用滲泄之藥矣而病益甚是氣不化也啟立子云無陽者陰無以生無陰者陽無以化甘淡滲泄皆陽藥獨陽無陰欲化得乎明日以羣陰之劑投不再服而愈西臺掾蕭君瑞二月中病傷寒發熱醫以白虎投之病者面黑如墨本證遂不復見脈沈細小便不禁明之初不知用何藥也及診之曰此立夏以前誤用白虎之過得無以投白虎耶白虎

大寒非行經之藥止能寒腑臟不善用之則傷寒本病隱曲於經絡之間或更以大熱之藥救之以苦陰邪則它證必起非所以救白虎也有溫藥之升陽行經者吾用之有難者云白虎大寒非大熱何以救君之治柰何明之曰病隱於經絡間陽大升則經不行經行而本證見矣本證又何難焉果如其言而愈魏邦彥之夫人目瞽暴生從下而上其色綠腫痛不可忍明之云瞽從下而上病從陽明來也緣非五色之正殆肺與腎合而爲病邪乃就畫工家以墨調膩粉合而成色諦視之曰與瞽色同矣肺腎爲病無疑矣乃瀉肺腎之邪而以入陽明之藥爲之使旣效矣而他日病復作者三其所從來之經與瞽色各異乃復以意消息之曰諸脈皆屬於目脈病則目從之此必經絡不調經不調則目病未已也問之果然因如所論而治之疾遂不作馮內翰叔獻之姪櫟年十五六病傷寒目赤而頓渴脈七八至醫欲以承氣下之已煮藥而明之適從外來馮告之當用承氣明之切脈大駭曰幾殺此兒內經有言在脈諸數爲熱諸遲爲寒今脈八九至是熱極也而會要大論云病有脈從而病反者何也脈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傳而爲陰證矣趣持薑附來吾當以熱因寒用法處之藥未就而病者爪甲變頓服者八兩汗尋出而愈陝帥郭巨濟病偏枯二指著足底不能伸迎明之京師明之至以長鍼刺委中滾至骨而不知痛出血二三升其色如墨又且謬刺之如是者六七服藥三月病良愈裴擇之夫人病寒熱月事不至者數年已喘嗽矣醫者率以蛤蚧桂附之等投之明之曰不然夫病陰爲陽所搏溫劑太過故無益

反害投以寒血之藥則經行矣已而果然宣德侯經歷之家
人病崩漏醫莫能效明之切脈且以紙疏其證多至四十餘
種爲藥療之明日而二十四證減前後五六日良愈侯厚謝
而去明之設施皆此類也戊戌之夏予將還太原其子執中
持所謂會要者來求爲序引乃以如上事冠諸篇使學者知
明之之筆於書其已試之效蓋如此云閏月望日河東元某
書於范尊師之正一宮

元氏集驗方序

予家舊所藏多醫書往往出於先世手澤喪亂以來寶惜固
護與身存亡故卷帙獨存壬寅冬間居州里因錄予所親驗
者爲一編目之曰集驗方付搏拊輩使傳之且告之曰吾元
氏由靖康迄今父祖昆弟仕宦南北者又且百年官無一磨
遺山先生集卷三十七
陽泉山莊
之寄而室乏百金之業其所得者此數十方而已可不貴哉
十二月吉日書於讀書山之東龕

周氏衛生方序

定襄周侯夢卿弱冠從其兄戶籍判官器之作學子遭罹兵
亂投迹戎行屢以戰多取千戶封佩金符然其舉子習氣故
在也中年以來頗以醫藥卜筮爲事孤虛王遁風角鳥占俱
號精備軍旅問病患瘡猝爲之投劑救療旣廣遂爲專門之
業以夏課綴葺之勤而移之芝朮濩桂之下好事者有祕方
可責目前之效者必來告之歲月旣久浸成卷帙凡若干卷
若干首以周氏衛生方目之予以世契之故得傳錄焉竊謂
醫藥大事也古人以爲藥猶兵然兵殺人之器善用之者能
以殺人者生人不善用之則反以生人者殺人世之君子留

意於性命之學者良有旨哉子於周侯不獨美其已試之功
與兼愛之心又以見其角逐風塵之際雖有獨掃千軍之勇
果非樂於戰鬪以人命爲輕者故爲道所以然者冠諸篇遺
山元某引

遺山先生集卷第三十七

卷三十七

五

陽泉山莊

10964

